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序曲
- 初来
- 和子（1）
- 和子（2）
- 陈郎
- 记忆（1）
- 记忆（2）
- 公主
- 金奴
- 千秋
- 尺素（1）
- 尺素（2）
- 永新
- 笄礼（1）
- 笄礼（2）
- 濯足（1）
- 濯足（2）
- 香肌（1）
- 香肌（2）
- 自沉
- 宽慰
- 馈赠
- 屠苏（1）
- 屠苏（2）
- 金铃（1）
- 金铃（2）
- 雨灯
- 更漏（1）
- 更漏（2）
- 绾发

序曲

五月初的丽江，开得最多的是紫藤。帘下楼头藤蔓横生，晨起天光清明，仰望湛蓝一片。不过大家对新一天的出游路线有了分歧。我说去普贤寺进香，朋友们有的要去玉龙雪山，有的说去泸沽湖。

最后投票决定，但是想去玉龙雪山的和想去泸沽湖的人数相当，双方都动员我：

“陆宛宛，哪里都有寺庙，回头再去普贤寺。不如跟我们一起去雪山？”

“泸沽湖有新鲜烤鱼，宛宛跟我们走吧！”

其实玉龙雪山和泸沽湖我都想去，只是这一日不知怎么，就是想去普贤寺。便笑：“你们两边旗鼓相当各自为政吧，我还是去寺庙一趟。”

于是兵分三路。

丽江并没有想象中的清丽脱俗。古城本就没多大，弯弯曲曲的小道弄堂、密密麻麻的街边饰品店里到处都挤满了人。裹刺绣头帕的本地女子笑嘻嘻穿过人群，人烟喧嚣，猫也多。白日的丽江弥漫着俗世的烟火与温情。鳞次栉比的小店铺里是琳琅满目的东西。首饰，衣裙，头帕，纸灯笼……石板街上飘荡着葫芦丝热闹的音乐。

一路走走停停，沿五一街至万子桥畔，转过一条深巷，倏忽止步，晨诵之声已然绕耳，香烟散淡，寺门半掩。

清晨的寺庙清幽宁静，游人寥寥，大殿里只有一两个人上香。走过去拈香合掌。

跪拜祈祷时，抬眼望见金身佛像容色慈悲，低眉不语。

庙堂内，缁衣芒鞋的僧侣阖目打座，若我此刻离开，或许还能赶上朋友们，去玉龙雪山，或者泸沽湖。

但却有心要停一停，看院中高树苍苍。

又拐入偏院，蓦然见得溪水潺潺绕身，枝头鸟鸣啁啾跳跃，别有幽静洞天。

只是这一瞬，心中竟有强烈感应。这一花一木，一山一水，花香静寂，碧枝低垂，恍恍惚惚似曾相识。

若有所思，怅然回身，却有一个人迎面过来，含笑招呼："小姐这么早来上香？"

我一怔，这人眉目周正，嘴角微扬，三分笑意七分庄重。

我点头，他拉开竹桌边的座椅，邀我过去。

有人端来茶具，他闲闲斟茶："你尝尝。"

细细品咂，初时微涩，入口暗香低回。不由微笑，感激他的好意。莫非在丽江，所有的陌路人都可以天然亲近？

白瓷碟内盛着亮晶晶的蜜饯，他拈起一颗吃，我也噙了一粒。

"这是雕梅。"他笑道。

"唔……"

是本地传统吃食，青梅果去核浸泡，镂以纹饰，雕刻花样，加红糖、蜂蜜和诸种香料酿渍而成，剔透如玉。

雕梅酸甜诱人，与唇齿间茶香交错，委实可口。

"小姐叫什么名字？"

"陆宛宛。"又咬了一颗雕梅，笑问，"你呢？"

"凤仪。"

"这名字真好，有凤来仪。"沉吟间不自禁微笑。

墙边水畔千万朵紫藤齐齐开放，香气随晨曦氤氲缭绕，沁人心脾。

"你从哪里来？"凤仪问。

"杭州。你呢？"

"我就是本地人。"

言谈投机，不觉日已中天。寺中客声渐繁，我们起身离开，谁都没有说告辞，自然而然走在一起。

“去我店里坐坐？”他邀请。我不拒绝，一路听他闲闲淡淡说周遭风物。没走出多远是一家有天井的院落，植物蓊郁，廊下挂一排轻红竹骨油纸灯，与墙头榴花交相掩映，灯上是“云韶客栈”四字。中庭洁净，有客人在芭蕉树下喝茶。再看远处青天白云，无不妥贴，心情顿时如同天气一般好。

就这样在客栈留宿。跟朋友们发短信，说找到一个很清静的客栈，等他们从雪山和泸沽湖回来，一定要来住。

第二天黄昏，忽而听到一脉袅袅如风起涟漪般的笛声，自门庭深处舒展而来。笛声暂停，三弦与云锣交错而起，乐音仿佛沾染了院中草木清香，摇曳宛转；又仿佛随着檐头云雀的啼啭，扶摇抑扬。循声而去，正厅坐着三五位老乐工，大概是纳西古乐的传人。不待细想，自己竟应节而歌：

“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

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

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

一曲未尽，厅内乐工却都静下，直直望着我。我也一惊——这曲子是从来不知道的，居然是我唱的么？

再看凤仪，也怔怔望向我，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他突然拉我上楼，古老木梯咿呀有声。他推开一扇扇纵深的雕花木门，光阴隔断明灭，忽而停步，见他打开一只乌木绿地彩绘匣，细细掀开层层软缎，蓦然看见一把紫檀螺钿五弦琵琶——他将琵琶小心取出，交予我，眼光热切。我讶异，琵琶周身散发出古老熟糯的幽香，怎么会在我手中？

“小心弄坏了……”我嗫嚅。要知道从小到大除了小时候玩的电子琴外我都没有碰过任何乐器啊！

“给你。”他却不管不顾，一起递来的还有一柄红牙拨子。我吃惊不已，然而指间触到红牙拨子的那一刻，身体与记忆骤然有一道光束贯通，半是迟疑半是尝试，斜抱琵琶，轻拢慢捻，十指初旋。

先有了一个音。侧耳默听，仿佛稍稍唤醒久远记忆。

泠泠琴音渐成曲调，舒展蔓延。凤仪没有太多惊讶，只是温温衔一丝笑意，目示我继续弹奏。

我停下拨子，忍不住问："这琵琶是——"

"代代家传，就等主人来。"他笑意弥深。

代代家传，就等主人来……琶音再起，比之先前愈发流畅。如梦如幻，如泣如诉，耳边传来凤仪静静一喟："宛音，我终于找到你了。"

啊，宛音……宛宛，我不是宛宛么？不，我也曾经是宛音，草木之气似浓还淡，似乎有扑面香雾静静晕染。待要细看面前的凤仪，一切又倏忽迷离……

只有一双手将我温温揽紧，唤我："宛音。"

初来

梦江南

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是的，就是这把琵琶，带我来到了前世——

年方十四的陆宛音，不过是云韶院中初来的宫人。还没有机会见到那把紫檀螺钿五弦琵琶。

天宝七载的暮春，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有了温度与色彩。

长安城的牡丹缤纷，辘辘车轮碾过犹有余香。

那时的我，粗粗梳一对鬟髻，青布薄衫，抱紧怀中包袱，与许多年龄相仿的女孩儿齐齐跪在太乐署司管的教坊阶前。

先是尚仪局司乐女官逐一查验我们的容貌：肌肤可有瑕疵，五官可有不妥，十指可有粗短。

再是尚宫局女官引我们入帷帘检视身体，是否完好如璧。

而后教坊教习考核才艺，筛选可塑之材。

我选的是琵琶，一把白木练习琶。

虽比不得昔日家中爹爹亲制的乌木绘金琶，然而一旦入怀，还是一串流丽迸珠。教习颔首。

敛衽低眉，退到一边。

最终留下的一批，交由内官确定录入名册，从此便是乐籍中人。

多日颠簸加上这般折腾，众人早已疲惫不堪。偏是内官还十分苛刻，命尚仪局女官即刻领我们沐浴浣洗。

浴房蒸汽缭绕，女孩儿们很快活泼起来，浸入水中洗却一路风尘。

肩膀不小心碰到身后的姑娘，我连忙道歉：“姐姐对不起。”

白茫茫水气里，她淡淡道：“没关系。”

我轻声问：“姐姐叫什么？家乡哪里？”

她停了停，还是轻声回答：“许和子，江西吉安。你呢。”

“我叫陆宛音，余杭人。”我答，“不如我们认了姊妹罢，日后互相扶持。”

浴罢更衣，一色素襦碧裙，湿发轻绾，拢手胸前，鱼贯而出。却听背后一声闷响，顷刻听见有人惊呼：“不好啦！”

缓然委地的一位宫人正是和子无疑，碧裙微绽。渐有一簇鲜红灼人眼目，自她腕间衣袖洇出。宫人惊怕，很快让开，惊道：“怕是活不成了！”

尚仪局女官冷然斥责，命我们继续前行。我愕然，根本挪不开步子，怔怔看和子被两位年长女官搀扶起来，鲜血滴滴，无声浸透裙裾。清亮无尘的地面不留一痕。

没有人敢回头一顾，我却依然愣在原地，因此遭到女官严厉惩罚。

是夜，内教坊后苑，高举盛水银盆一个时辰。若有一滴水溅洒，监守一旁的女官就会狠狠鞭笞。

“这第一桩教训，就是要让你明白，人在宫禁，身心需受完全的管束，决不可偏差逾越，自作主张。”

一个时辰后，女官用毫无波澜的语调说。

早已失去知觉的双臂在血液回流中渐有痛感，还要端端正正叩头答谢才能回到居所。

“你不是关心那位同伴么？她还没有死。就由你来照料她。”女官走出几步，忽而说。

我凝神屏气，跪送她们离开，直到丝履裙裾拖过地板的簌簌响声远去不闻，才踉跄起身，勉强扶着廊柱，一步一步挪回住所。

内房一片细细鼾声。走入隔壁掌灯的一间，幽微灯火映着铺席上卧着的和子。

席边傍灯针黹的是一位鬓发斑白的宫人，她见我来，并不多言，只递过热帕，示意我揉搓肿胀的双臂。

和子肤色苍白，身量形容都比我年长。双目紧闭薄唇没有一丝血色，受伤的腕子包扎得密密实实。夜半清凉，老宫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逼仄房中，只有我们两人，守着昏灯挨过入宫之后的第一夜。

她应该没有睡着，因为长睫分明抑制不住微颤。我试图与她说话，然而许久都是沉默，连一句宽慰也没有。

瞌睡起来时，忽然听见微有呻吟。再看她面上泛作一片病态潮红，用手一试竟是滚烫。惶然走出，看到值夜的宫人便跪道："她，她不好了……"

值夜宫人提灯过来探望，看了看说："没事。"

心有哀楚，优柔不去。

值夜宫人道："她是自己求死，这样的姑娘宫里每天都有，不奇怪。"说着提灯离去。烛火幢幢，苑内林木郁郁森森。

也只有回到她身边，牵起她的手，试图消去她上扬的体温。

"哥哥。"只听她怔忡迷糊着低喃一声，陷入昏迷。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只怕一不小心，她就死去。

当初母亲病重，也是这样的夜里。我握紧母亲的手。后来却困了。一个惊醒，已听见满屋哭声。爹爹说宛音，娘已经过去了。我大哭，鬓鬟披散，以为正是因为我没有拉住娘，娘才悄悄走了。

和子（1）

晨光初破，教坊中已一片生机。栉沐盥洗后，宫人们练嗓，练舞，练琴。歌声时有高亢入云，时有低回缠绵。

有同伴偷偷溜过来看我："你不走么？我们今天要开始习曲了。"

"她还没有好。"我忧心。

"有娘子们照料啊。"那姑娘趁人不备想要拉我衣袖，"妹妹一夜没睡？模样好不憔悴。"

"姐姐快去罢。"我抱歉，"尚仪没有说允许我擅自离开。"

"那我走了啊！"她同情道，迅速离开。

"陈郎……"和子又在谵语。我一边轻嗽，以免被旁人听清，一边唤她："姐姐醒一醒！"

她头颈偏向一侧，似乎在梦里挣扎。我再唤了几声，她突然悠悠转醒。

谢天谢地。我松了口气，端了案上的茶水要喂她。她没有拒绝，拼力起身，勉强偎依着我，饮尽盏中凉水。

"姐姐饿了么？"

她盯着我，忽而含笑摇头："没事。多谢你。"

接下来的几日，太医署派来医监，她服药进食，并无任何反抗迹象。她枕畔堆了柔软乌发，面容十分宁静。唯恐她再有不测，我将屋中所有可能用作凶器的物件收好，一步不离她。

她忽而轻道："你不要守着我了，早些和她们一起练习罢。"

"没事。"我小声答，"姐姐，你……"

窗下沉沉一架木香滃然流蜜。她挣扎欲起，没有受伤的那只手在枕边来回。我不解，她唇边牵出一丝笑意，并无避讳："那枚金簪，陈郎赠我。"

是她割破手腕的金簪，早已被尚仪女官没收。

她拼力扶案起身，汲水梳洗。

“谢谢宛音妹妹。”她抿唇微笑，薄鬓短妆，“走罢，该习曲了。”

其实初来的宫人并不着急学习技艺，而是由内侍官梁寿讲解宫中礼仪规章。

“国朝内教坊设于宫中，教习雅乐，由内侍掌管。教坊，由教坊使、副使，女乐伎和男乐工组成。其家在教坊而供奉在帝王宫廷之中的称为‘长入’，因其随时要被召入，技艺亦高，故其地位要比其他乐人高出许多。

“女乐伎依级别分为四个等级：最高一等是供职于东宫之中宜春院的‘内人’，她们是姿容、乐技最为卓越者，常在今上面前进行表演，又由于她们是舞蹈队伍中领舞的人，所以也叫‘前头人’。平时住在教坊所赐的内人家。其次是内教坊云韶院的宫人。”

梁寿略作停顿，继续道：“云韶院宫人出身卑微，技艺不如内人。内人允许佩鱼袋，你们则不允许。只有偶尔为补充内人的不足，你们才有资格进入宜春院。

“再次就是‘搊弹家’，她们善于演奏技巧繁难的琵琶、箜篌、筝，出身贫民，因为容貌美丽才被选入宫，要学习和熟练掌握琵琶、三弦、箜篌、筝等弦器乐。她们在教坊乐伎中是特别的，不象贱隶般存在。有时也充当群舞演员，在排演大型队舞时，宜春院人员不够，就加上宫人和搊弹家。

“最后就是杂妇人，是内人、宫人的见习，以照料姐姐们的衣食住为主。偶尔和内人、宫人替换歌唱。除此之外，还有专门从事顶竿、筋斗等散乐的乐伎。

“你们平时不能随意离开教坊，不能与外人交往。除非每月二十六日或出生日，才允许和母亲、姊妹、姑姑在内教坊相见。”

梁寿问：“可都记清楚了？”

“清楚了。”新来的宫人应道。

“你们若要成为前头人，应当如何？”梁寿问。

有个女孩儿答：“勤习技艺！”

梁寿和颜颔首：“很对。只有技艺才能使你们岁月长久。”

和子（2）

过了一段时日，知晓宫中礼仪后，云韶院新来的宫人被编成几班，分别由教习调教。譬如随张玉娘习曲，随卢善才学琶，随沈秋娘弄筝，随杜云娘学习箜篌。

我们大抵是从各地强征而来，命运相似，最初的几天，总少不了黯然向壁，默声垂泪。夜里总能听到同伴嘤嘤低泣，或是梦里喃喃："哥哥，娘娘……"（哥哥、娘娘，唐代称呼父亲、母亲的一种说法。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说中》："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刘氏在此是把"姊"作为"母"的别称看待的。这种现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敦煌变文集》"田昆仑"则："其田章年始五岁，乃于家啼哭，唤歌歌娘娘，乃于野田悲哭不休。""歌歌娘娘"即"哥哥娘娘"，指父亲和母亲。）

而再过几天，女孩儿们已开始习惯云韶院的新生活。休憩空闲，有几位活泼的忍不住放下笙琶，去看园中正当花季的牡丹与芍药。

硕大花盘慵慵欲坠，每一朵的花瓣都重重叠叠如若绢绡，姚黄魏紫碧玉翠墨，映着一泊池水，花香浮漾，濡染了衣褶裙裾。不由惊叹："开得真美。"

一位好脾气的娘子笑道："这是御花园的莳花人伺候出来的，当然开得好。恐怕整个长安都找不到这么好的花吧。"

有人见娘子笑容并无责备，已折了大朵牡丹插入鬓间。那边有人盈盈过来，摘下一朵玉色牡丹，端端正正为和子簪好："姐姐今日病愈，应当祝贺。"

姑娘们围拢而来："这花真配你。"

和子螓首微垂，恰在这时翩翩忽忽飞来一只大蝴蝶，不偏不倚停在和子髻边。这惹得那边一队年龄稍长的宫人引袖轻笑。我们都是莫名，只听一位着石榴裙的姐姐笑说："每到春时黄昏，圣人（圣人，唐时宫禁称呼皇上多有"圣人"之说。）都要在宫中设宴，使嫔妃争插艳

花。今上亲捉蝶放之，随蝶所止者而宠幸。如今和子妹妹恰好讨了随蝶而幸的好彩头！”

和子微有尴尬，依旧处之泰然。

晚间无事，新来的宫人还没有资格侍奉酒筵。那边厢莺声缭乱，急管繁弦。这边厢的女孩儿三三两两或是温习白日功课，或是聚在檐下絮絮低语。

我的教习是卢善才，和子的教习是张玉娘。和子是吉安人士，出身乐户，据说早有闻名。总有人缠着和子唱曲：

“和子姐姐，就唱一支可好？”

众人兴致也高，围拢而来操琴按箫。我想解围：“姐姐身体初愈，似乎不该劳神。”然而丝竹已起。和子不便违拗，掠鬓启唇：“别时伤感惊梦，泪迷蒙。惆怅晓莺残月落尘笼。眉不展，梦苦短，更漏长，异日何时何地再相逢！”

一曲终了，四周阒静。蓦然惊觉，这支《乌夜啼》恐怕是要唱给那陈郎听罢？

有个叫桃生的姑娘撇撇嘴：“有和子姐姐在，我们哪里还有开口的余地。”

马上有人搡了桃生一把：“就知道说风凉话，我们和子姐姐将来定要红透长安城的，说不定还要做内官呢，到时候看你还怎么说！”（所谓内官，即为后宫嫔妃。）

和子默默不语，缓步离开。众人意兴阑珊，也纷纷散去。

陈郎

不久，我见到了和子念念不已的陈郎。

今上李隆基知音律，酷爱法曲，听政之暇，教习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置院于禁苑之梨园。

梨园本是司农寺所管禁苑的一个果园，旁有枣园、桑园、桃园、樱桃园……或许今上偏爱仲春时分漫天纷飞的梨花雪，而将乐班召集于此。

因而能够选入梨园的都是最优秀的乐舞艺人。如今梨园由增宫人数百。从此三百男乐工住在禁苑的梨园，数百女乐伎住在宫中的宜春北院。

五月中，今上御驾兴庆宫，接受群臣所上尊号，大赦天下。百姓免去来年租庸（租庸调，与均田制相适应的赋役制度）。三皇以前帝王，京城置庙，以时致祭。如此重大的节日，自然少不了教坊乐人助兴。

一时云韶院里人声纷沓，前辈宫人无不梳妆妥贴，以乞编入宜春院的内人舞队，倘若赢得君王顾，则是多大的光耀。

帘幔半掩，一时有人跌了檀板，一时有人趿错丝履。人们忙得不可开交，不觉间暮色弥漫，司灯宫人逐一点亮檐下纸灯，阶前遗钿落蕊，芳芳郁郁。

和子来琴室唤我时，室内唯我一人，反反复复拿拨子挑抹琴弦，弹一曲新授的《浣溪沙》。

和子微笑："妹妹倒有闲心在这里待着，快去收拾停当罢。"

"嗯？"

"今晚皇上设宴曲江池，宜春院乐舞队人数不满，听教习娘子说要选我们当中出色的去呢！"

“那也不会排上我啊。”我好意道，“姐姐快去罢，我这支曲子还没有温习完毕——”

“回来再来温习罢！”和子牵起我就走，“她们早就准备好啦。”

“哎哎，我的琴拨子——”就这样磕磕碰碰离开琴室，几番险要踩住裙角。而我也很欢喜，看到病愈的和子可以开朗起来。

那一晚盛会空前，教坊内人并宫人几乎全部到场。

我只是一个纯粹的陌生人。略略胆怯地游走于那晚长安城喧嚣狂放的边缘，慌张地面对我前所未见的声势浩大的热情。

我们的前面尚有无数攒动的宫人，摩肩接踵中根本无法听清高台珠帘内传出的乐音。

然而有一瞬，身边的和子骤然双手攥紧，面色苍白。周遭也渐渐静默。远处楼台随风传来一段行云流水若即若离的琴声。七弦琴音本极静极冷，并不宜远扬，然而那琴师临水鼓琴，又兼夜风微凉，琴音竟出奇邈远苍茫，恍若太古遗音。

一时寂寂如飞花坠苔，一时幽幽如水鸟沾羽，一时扬扬如鹤翅扶摇，一时又淙淙如清涧飞泉。琴音如泣如诉，又淡泊茫远，竟叫人无法捉摸琴师此时心境，直教人幽思缱绻，怡然忘机。

琴声令嘈杂人群奇迹般安静下来，乃至一曲奏罢，犹久久不得回神。只听和子轻声说：“是陈郎。”

我闻言踮足，试图越过鬓鬓钗钏望一眼这陈郎，然而隔得太远，并不能像和子这般全凭琴音认出琴人。

那一晚云韶院诸人安歇很晚，尤其是新来的宫人，无比激动地议论宴会的盛大，舞曲的精妙，以及往来贵人的闲美气度。

而独有和子，直直跪在帷幕之侧，一面梳理委地长发，一面怔忡不语。红牙梳徐徐划过纯黑的乌发，心绪却不能像丝发那般轻易梳通。

一夜无话。

不忍见和子憔悴魂离，我小心问：“是不是可以，去找他？如果你不方便，或许我可以代行方便。”

她讶异一笑：“你和我一样，都走不出去这云韶院。”

“我们的爹爹都是吉安教坊乐工，我们从小相识。后来他入了乐籍，又进梨园。虽然音信阻绝，却早已约定今生别无他属。”她低声诉说，忽而惨然一笑，“乐工后人还需入乐籍，倒是可行通婚。但爹爹去世，我又落为卑贱宫人……再不可能与他一处了……”

记忆（1）

时光一宕，只是平淡无情。

夜半有雨，淅淅沥沥洒落石阶，风露微凉。

时常会有记忆涌来，搅扰我不得安睡。

那时候，家在西湖之畔。推开轩窗，即见湖畔繁盛的松柏花卉。大片白鸟振翅而过，如若锦缎的云霞赋予我丰富绮丽的幻想。

爹爹在庭院里弹琴。一曲终了，总是含笑问我："宛音，记得了么？"

我梳双鬟髻，手指缠着一缕垂发，装成一脸懵懂，无辜地说："爹爹，宛音愚笨……"

"是么？"爹爹点我脑门，将我抱在怀里，握着我的小手，"宛音真的不记得么？那爹爹不带宛音去灵隐寺玩耍，不带宛音去看凤凰山的牡丹花。"

"哎呀爹爹！"我慌了神，急急从爹爹怀里挣出，来到琴前，抚弦而歌。我人小，要在那张琴上弹奏的确有些困难。但，我还是丝毫不差，将爹爹新制的曲子弹了出来。

爹爹大喜，拊掌而笑："天赐此女，无物可拟！宛音宛音，你叫爹爹如何惊喜。"

我也撒娇，依在爹爹怀里："那么爹爹就要带我出去玩了吧！"

"当然！"爹爹满眼爱意，"和你的四郎哥哥一起去看牡丹花，何如？"

我羞了，提起裙子一路往房里奔跑，惹得丫鬟乳娘慌慌忙忙跟过去："娘子当心露重苔滑……"

湘竹帘轻轻扣着门边，我跪坐于铺席，长发直直披垂，仰起脸，丫鬟小心地为我描眉。

"快点儿快点儿……"

"娘子不急，四郎还没有来呢。"乳娘抿嘴笑。

好比和子有个陈郎，我也曾有个四郎哥哥。四郎哥哥是邻家郎君，我们也是从小一处长大呵。

手捧妆镜，怯生生问乳娘：“阿娘，我的眉画得好么？”

乳娘温柔抚我的额：“娘子就是不施粉黛，也是清丽无双。”

这不过是乳娘随意答的一句奉承话，却叫我惴惴然欢喜不已。又朝镜中望了一眼，这梳了双鬟髻的小姑娘，分明是眉清目秀，无可挑剔。又披上一件染作桃花色的织锦半臂，匆匆往外去。丫鬟在后面急道：“娘子，还有簪子没戴呢！”

不戴了不戴了。即使我垂着长发身着里衣，狼狈地来见你，你依旧是喜欢的，对么？

四郎哥哥。

那个衣冠艳丽的少年郎，眉眼缱绻，唇角绽出笑容。

却有一个人，挡在了我面前。我看见那白色暗纹袍子，黑色绣金高脚靴……不需我将目光挪上去，我就知是谁了。却一瞬间羞怯难当，转身往帘子内跑，披帛轻扬，环佩叮当。

“宛音，才刚听阿伯说，你又会弹新曲子了。弹给我听可好？”他一把拉住我，我一挣，他调皮了，拉得更紧更近，“不然我不带你去看牡丹了。”

“不带就不带。”我噘起嘴巴，“我让爹爹带我去。谁稀罕和你一起去呢？”话未落音，自己脸先红了。

谁说不稀罕呢，我等你一起陪我看牡丹，已经等了那么多日。乳娘与丫鬟早含笑退出房，偌大的闺阁，就是我们两人。

他离我很近，我亦不逃开，只是觉得这样静静在一起很好。他扬起唇角：“妹妹，就弹给我听吧。”

我自不推辞，静静走到琴边，十指徐舒。我将爹爹所作的几个音略略修改，曲子愈发清婉绵丽。他看定我，那眼神似乎与小时候不一样了，在单纯的嬉笑之外，仿佛又添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我不敢作声，只觉那雾气很美，叫人陶醉，似乎一惊就要散了。

他笑嘻嘻打断我的绮念：“妹妹也教我弹，可好？”

我噗嗤笑了，抓住时机挖苦他：“你？算了算了。你不会的，你作诗练剑就好啦，来凑什么热闹弹琴呢？”

记忆（2）

“妹妹教也不教？”他伸手欲拔我头上的玉簪，而这枚簪子是稳发髻的，一动，髻子就全散了。

我狠狠瞪他一眼，却又无限温柔，引他至琴前，让他坐下，一板一眼地教他：“手按这根弦，再轻轻一掠，一扫，一揉……”

他笨拙地学，拨出几个突兀的音。我咯咯笑了，扬拳欲砸：“讨厌死了，这么难听，羞死你羞死你。”

他竟当真趁势拔了我的簪子，如水长发顷刻披泻，他亦惊住：“妹妹，对不起……”慌手慌脚为我挽发，却怎么也不得要领。这长发调皮极了，在他指间缕缕飞散。

我不知怎么，突然委屈起来，嘴巴一扁，要哭了。任他怎么哄我逗我也不开笑颜。丫鬟进来为我挽发时，已哭得一噎一噎。他倒在一边满不在乎地说：“谁让你说我弹琴难听了？”

“郎君就让着娘子吧！”乳娘含笑劝，眼里又闪过几丝暧昧，“娘子也不必和郎君怄气，将来不都是自己人么……”

一句话说得我与他都沉默下来。隐约听人说过，陆家与崔家早有婚约，两家是旧好……娘去世不久前曾说，宛音，有你四郎哥哥在，娘便放心了。

那年我不过四五岁年纪，见娘气息微弱，只是一味哭泣，并不曾在意这便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话。

重新梳妆罢，四郎一直赔笑，牵着我的手到庭院里，掐了芍药花小心翼翼插在我鬓间。爹爹正好走过来，一脸笑容，许是被这番小儿女的缠绵缱绻感染?

一路去凤凰山看景，春光正好。马车内，我与他坐得很近，低眉抬眼处，连彼此呼吸都听得一清二楚。

凤凰山脚下的凉亭内，我跪坐于地，将琴覆膝，袅袅弹来。爹爹神色渐异。我有一丝心慌，于是撒娇：“爹爹，爹爹，宛音弹错了

么？”

爹爹如梦方醒：“不是错了，是宛音居然将我觉得不顺的音给纠正过来，阿宛阿宛，究竟是谁赐你这样的天才？”

爹爹虽疼我宠我，却极少如此盛赞。我被夸得不好意思，侧过头，见四郎正冲我吐舌头羞我。爹爹感慨，眼神却藏着忧虑。我知他的意，轻轻将头靠在他怀里：“爹爹不担心，宛音永远都陪在你身边。”

他朗声笑了：“那可不要！爹爹也要宛音陪着，可若当真这样，人家四郎怕是要恨透我吧！”

我与四郎都默默低了头。爹爹微笑：“这曲子算是宛音作的了，那宛音也给它取个名字吧。”

放眼而去，满山青青郁郁，梅子玲珑。于是笑道：“就叫《青梅》可好？”

回去的路上，爹爹微笑：“你娘当初琵琶弹得最好。宛音该花更多的心思在琵琶上才是。”

我恍惚问道：“如果我好好练琵琶，是不是可以跟娘说话？”

爹爹含笑点头，将目光投向旷远的郊外，山高水阔，天朗气清。从此，我愈发用心，练习琵琶。

次年春闱结束，我们坐着马车去看榜。他下车，留我在马车里等待。等了半日不见他来，于是掀了帘子寻找他。人流如织，看榜的地方人头攒动。他垂头丧气走过来，我心一凉，不敢问他什么了。他也闷声不语。

我小声劝他：“四郎，莫要难过……”

他依旧板着脸。

我挤挤鼻子：“不就是乡试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倘若不过，还有下一次。放心，我不会笑你呀。”

他突然哈哈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得我莫名其妙，笑得我渐渐恼了：“讨厌！你骗我！”

他依旧在笑："宛音，你四郎哥哥怎么会落第呢？哈哈哈哈，考中啦！是余杭的头名，明年进长安赶考！"

我顿时恼了："哎呀呸，真是讨厌……"

他倒趁势抓住我的手，揽我入怀，耳语道："宛音陪我去长安赶考吧！等我考中了状元，我们就可以留在长安不回来啦。"

我狠狠挣开，一边跑开一边轻道："我不要去长安。我喜欢西湖。我在西湖，等你回来。"

就这些，那些美丽不可言说的往事，宛如琥珀里凝固的时光，一点点在尘埃里浮现。

再后来，突然有一天，听得外院厮杀，我匆匆出院，见乳娘浑身是血，扑倒于地："娘子快逃……"我躲在院墙边，看见爹爹赤手空拳拼命与带刀的士兵打斗。在前厅与后院的月洞门间，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对方插上的一刀又一刀。

"宛音，快逃！"爹爹的身体喷出许多血，他却还是拼命抓着门边。那些利刀在捅爹爹的肚腹与心脏。鲜血染透衣衫。但是他们还在猛砍爹爹的手臂与肩膀。

丫鬟从里间狂奔而出，拉紧我的手，用力往后门处逃。

我听见身后，爹爹撕心裂肺的呼唤："宛音！"

后面却又有人追来了。

丫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直直倒了下去。

我看见她瘦伶伶的手腕晃了一晃。

然后，我被一双手用力攫住。脑后一阵钝痛，下面的事，便浑然不知。

仿佛所有的乌云都覆盖到西湖，灾难降临。

记忆在这一瞬哽住，无法继续流淌。雨声愈繁，我听见爹爹鲜血喷涌的声音，就如这雨声一般。浑身打了个寒战，呼吸艰难。

从此踏上远去西京的征程，籍没教坊。

而今的崔四郎，是否就是长安城里一位鲜衣怒马?风得意的少年?他大抵已不记得曾有一个会弹琴曲与他听的宛音，有一个曾经低声说要在西湖等他回来的宛音。

公主

盛夏午后，教习并宫人大多浅憩休息，我挂记新学的琵琶曲，悄悄跪坐于琴室拨抹调弦。有一处音调总觉不妥，往复多次仍不满意。素色短襦濡湿汗水，心中唯念内侍官梁寿当初一句“只有技艺才能使你们岁月长久”。

忽而身后帷帐簌簌一动，以为是和子也来练习琵琶，却见一个娇小轻盈的身影。她扶住门框，张望间露出狡黠笑意。

她约略十四五岁年纪，梳与宫人无二的双螺髻，却着碧色薄襦、郁金色敷彩轻容花笼裙，轻黄嫩绿，十分相宜。看服色显然不是普通宫人，一时不知如何行礼，只好放下琵琶轻轻下拜。

“哎哎，别出声。”她及时制止我的发问，“来，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梨园乐工住在哪里？”

我小声答：“仿佛在禁苑梨园。”

“是吗。”她显出很失望的样子，“我还以为是在教坊呢。”

“姐姐有什么事？”

她细细打量我一番，又环顾四周，压低声音说：“我找一个人。”

琴房不甚通风，她额上已沁出一层细汗，却没有一柄团扇取凉。我把自己的白团扇给她，她毫不客气接过，用力扇摇。歇了片刻，她提裙起身，蹑足而出。廊内传来一阵脚步声，她连忙又回到琴房，屏息不语。

帷幕外是值班宫人，询问道：“谁在琴房？”

我走出去答：“是奴婢。”宫人微笑：“是卢善才的弟子？难得如此用心。”说罢渐行渐远。

那女子这才松口气，抚胸轻叹：“可吓坏我。”

她又问：“你确信是在梨园？”

我点头。

她双睫微垂，露出遗憾的表情，兀自道：“看来只有下次再溜过去了。”

才走出去几步，她又折回，急道：“你们这里怎么走出去？我找不到路了。”

“姐姐不认得？”我愈发讶异，“姐姐从何处来？”

“不许多问。”她打断，“快带我出去。”桐荫寂寂，蝉声起落。我迟疑不定，须知云韶院规矩极其严苛，宫人不经许可绝对不得轻易走出。然而看她这样焦急，便再没有太多犹豫，答应带她认路，不过只能走到离院门数丈开外的荷花池。

宫苑一片寂静，她随我穿花拂柳，还没有走开几步我已预感到事态的严重——身后分明一声呵斥：“站住。”

内官认出我：“上次受的惩戒还不够么？”

我扑通跪下：“中贵人恕罪。”

他径直走来，扬手一记响亮耳光。我低首，已经学会默然承受。而待内官要教训那位姐姐时，抬在半空的手臂忽地僵住。

她唇角一勾，淡淡道：“放肆。”

“奴婢眼拙，万安公主宽恕！”内官惊得扑地告饶，“贵主宽恕，贵主宽恕！”

我也极为惊诧，她却已是一副庄肃姿态，冷冷说：“我不过喜欢这位宫人弹的曲子，有什么不妥么？”

“贵主宽恕……”内官语不成调，“不知万安公主驾临云韶院，十分慢待……”

“好了好了。”她扬扬手，“就当我微服出行，不许声张。”

内官迭声答应。她很满意，忽而闪闪眼，指定我道：“你，继续陪我走。”

我垂首跟从，亦步亦趋。内官不敢多问，只有远远跟随。她突然站定，对内官喝道：“不许跟着我！”

内官连忙立定了，却颇为难：“贵主……”

公主不理，兀自要拉起我走。

我也很不解："公主不是应当回宫么？怎么到这里来？"

"刚刚已经告诉你了啊，我找一个人。"她拿白扇遮住骄阳，无奈道，"可惜找错了地方。"

"公主若要找人，直接与宫人说不就可以么？"

"你问题真多。"她稍稍不耐，却又笑起来，"告诉你也不妨。你知道那天大宴曲江池时鼓琴的琴师吗？我就是想找他。"

"陈郎！"我几乎脱口而出。

她笑："你也知道？一定是听到他那晚的琴声了吧。他是梨园最好的琴师陈芜。嗯……我也想学琴。"

缓步轻行，倏忽已至荷花池。我该止步，她却还没有说完："然而母亲不许，说叫爹爹知道，一定又嘲笑我做事没长性……"

我不知如何答话，只躬身不前。她扬扇拍打池畔莲叶，叶上水珠簌簌游动，她蹙眉低语："好伤心。"

我说："奴婢之前还不知道，公主也会伤心。"

她噗嗤一声笑了，仿佛听了一个很大的笑话。一边借藤荫处坐下，一边同我说："我当然有很多伤心事啊。首先我娘不是贵妃不是贤仪不是芳仪不是婕妤也不是才人，她只是美人。哦，我不是说抱怨母亲品秩太低，而是说在宫里，美人有时候是会受贵妃贤仪芳仪婕妤才人们欺负的……虽然有些娘子对我也很好，可是我看出她们不是真心，我也不喜欢她们……其次，我很少能够出来玩。我的姐姐们就不一样，她们可以驾着马车进宫，也可以随心所欲驾着马车出宫……而且，她们还有性情温顺的驸马……"

我含笑安慰："也许是因为公主还没有到可以随心所欲的年龄？"

她又笑起来，"你真有意思，小人儿故作老成。"却又黯然叹道，"其实最伤心的，是爹爹要把我嫁到南诏去……"

"南诏？"

“不跟你说啦！”她回过神，“总之都是很伤心的事，你是不会知道的。”

不远处一队宫人已捧着水盂巾帕迤逦而来，想是万安公主的随驾。她看看我，颇无奈地补充：“你看，走到哪里都不自由。”

趁随驾尚未走近，她把团扇还给我：“你比我的宫人有意思，以后或许还来找你说话。”

金奴

今上千秋节在八月五日。时已入秋，宫苑内有金桂、银桂、丹桂错落绽放，香气沁人。卢善才说，宜春院的清商伎人数不足，需从云韶院召入若干。

《清商曲》是隋朝宫廷流传至今的乐曲，国朝每遇盛典必有演出。清商曲所需乐人甚众，有编钟、编磬、独弦琴、击琴、瑟、奏琵琶、卧箜篌、筑、筝、节鼓各一，笙、笛、箫、篪、方响、跋膝皆二，歌二人，吹叶一人，舞者四人，并习《巴渝舞》。

“宜春院奏琵琶的内人孟菊奴病了，其余几位擅长琵琶的内人又被排入西凉伎和天竺伎。所以必须从我们云韶院中选去一人。”卢善才微微笑顾众人，前辈宫人均面露喜色。

云韶院琵琶伎中最出色的当数谢金奴。金奴来云韶院已有五年，往日宜春院缺少琵琶伎，总是她去填补。而她却并不愿编入宜春院，只是专心留在云韶院，连教习都需恭敬以待。

卢善才的目光自然落在金奴身上，温言道：“金奴，这一次还是你去罢。”

身边的和子小声道：“什么时候才能像她这样？”

却听金奴说：“金奴过去已有太多机会，想是对其余姊妹十分不公平。其实有许多姊妹都比金奴出色，这一次我就不去罢。”

平日对金奴多有嫉妒的几位宫人颇是意外，而金奴已神定气闲，微笑移座至屏风一侧，任凭卢善才继续安排。

卢善才略感为难，除却金奴，其余几位拔尖的宫人姿色技艺不相上下，但名额只有一个，所以不便抉择。

金奴又一笑，想出折中之法：“不如从新来的宫人里挑选一个。”

她款款摇扇，朝我们当中随意一指：“就她好了。”赫然惊觉，那团扇对准的正是我。众人一片哗然，都觉不可思议。

金奴却很肯定，笑吟吟道：“就是她罢，随我来。”

我懵懵懂懂随金奴过去，接下来几天一直随她练习《清商曲》。金奴丰颜妙目，姿态从容，却异常严厉，所教曲子仅只一遍，然后阖目听我演奏。若有错处则用拨子狠狠击打我的掌心。我战战兢兢不敢大意，总算把完整的《清商曲》练习成段。

她微微展颜："是不是奇怪我怎么选了你？"

"因为你看起来最普通。"她掩扇笑道，"像你这样普通，即使编入宜春院也不惹眼，也不懂得争权夺势，更不会对别人造成威胁。"

我默声不语。她又笑道："希望我没有看错。"

我领会其意，轻声答："姐姐放心，奴婢记得内侍官梁寿说，唯独技艺可保岁月长久。"

"很好。"她半眯起眼，拿纨扇盖住脸，"你继续弹。"

金奴选中我是因我的普通不起眼，但在宫人中我又成了不普通的那一个，走到哪里都惹人议论："这小丫头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每日从金奴那里练习回来已是薄暮时分。这也是宫人们忙碌一天后的休息辰光。她们或是梳洗或是嬉戏。这一日晚风细凉，庭院中木芙蓉半开半闭，花枝仿佛不堪负荷，浅浅垂下去。荷花池里莲衣脱尽，莲蓬初生。水鸟掠过池面，又倏忽飞入茫茫夜色。

回廊桐荫下，有三五位宫人鬓鬟相对，走近了才知道在玩弹棋。弹棋棋盘为方形，中间隆起，四周平坦，而边角又微微隆起。二人对局，双方各六子，先列棋相对，以手指弹棋子击开对方守门的棋子，然后将棋子弹入对方的棋门，是我们非常喜爱的游戏，以往她们也和我一起玩耍。于是不免驻足观看。

"呀，是陆宛音。"有人发现了我，牵袖覆住棋盘，"你看什么？不是在专习琵琶曲的么？"

"是啊是啊，你还是快去弹琵琶吧！"

她们嫌恶地望了一眼，抱起棋盘离开："真扫兴。"

我默默伫立檐下，晚风灌入衣袖，温柔不去。蓦地想起西湖畔的髫龄时光，与使女对坐下弹棋，若是四郎哥哥过来，使女就悄悄退

下。我的棋艺总不及四郎，往往悔棋耍赖……

蓦然想起歌班的姐姐说，和子也被选去宜春院唱《清商曲》。心下顿时诞生一些欢喜。和子在，至少有她陪伴，也不会太孤独。转念又一想，她在歌班大概也如我在琵琶班遭受冷遇罢？

猜度此时她应该在荷花池边练曲，便携一枚中馔时悄悄省下的红绫馅饼去池边找她。

果然，池边花树下坐着和子。

见我过去，她静默一笑。灯焰随着晚风低拂簌簌摇动，一阵一阵的桂花雨顺着她的发髻滑下，又落在她碧轻绢衣的裙裾。

“姐姐，尝一尝。”我把红绫馅饼递给她。她一笑，目露谢意，接过去默默咬了一口。我见她若有所思，而夜色已浓，荷花池边水气侵衣，便唤她回住所。

“你说，千秋节那一天我唱清商曲，陈郎会听见么……”她并不动，微微仰颈，面有笑意。

“姐姐歌声清越，初来云韶院即出类拔萃，选入宜春院……如果千秋节那一天陈郎在，一定会听见。”我安慰道。

她轻言细语：“那一年陈郎去长安，临别时他许诺日后做成教习，有了些许自由，便回吉安迎我入室……可惜爹爹去世后阿叔就把我卖到这里……陈郎一定不知道罢。就是他能惦记着我，回到吉安娶我，也早已见不到我了……”

不难想象和子与陈芜往昔的青梅竹马。自小相识，同居乡里，两小无猜。一起在无边原野上放风筝，一起在油菜花海里追逐奔跑，一起躺倒在草坡上看碧净无云的蓝天，一起郑重其事地办家家，她是新妇、他是郎君……她唱曲给他听，一曲歌罢，小心翼翼踮起脚尖，伏在他耳边问，陈郎，喜欢听我唱么？

喜欢，当然喜欢。

又或者他拂弦鼓琴，她应声而歌。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她这一说，也引动我满心哀楚。

是啊，就是四郎哥哥有心娶我，也早已见不到我了……宫苑深深，此后岁月都要在此消尽罢。世上已无亲人，漂泊无寄，或生或死都不会有人惦念。

“你怎么了？”和子忽而望定我，“我不该说这些伤心事。”

她含笑拭去我眼角不知何时流下的泪水，反过来温言抚慰道：“妹妹这么小，又是如何流落到这里来？”

我一时哽咽难平：“不知是谁听说我会弹琴……就来家中抢人。爹爹不让，被他们杀死了……”

她轻抚我背，默示我不必再述说。

黑暗之中，我们借一盏温灯的余光，轻轻拥抱，彼此宽慰过去的伤痛与来日的茫然。

千秋

八月五日很快到来。那一天的庆典虽自黄昏开始，但我们从凌晨起就要准备。和子与我被带到东宫宜春北苑。

听姐姐们说，每年千秋节前一日，宫眷们都要用金花纸写红榜子，精心制成庆生笺，或者绣成凤凰衣，由内官呈入献给圣人。当然，我们这些新来的宫人还没有写红榜子的资格。

宜春苑门廊下一色梅红纸灯，一位内侍前来接洽，教习同他说了几句，便把我们交给内侍，自行回返。

内侍领我们走过漫长回廊，来到一处阁子停下，朝帘幔内道："孟内人，王内人，她们来了。"

帘幔挑开，一位简妆舒袖的女子笑："哎呀，让我看看金奴姑娘找来怎样一位弟子？"——想必她就是内人孟菊奴。我依礼敛衽。

那一位王内人则端详和子："听说你是云韶坊新进宫人中歌声最好的一个？"

和子敛眉谦谢，王、孟二位内人也不再寒暄，引我们入内梳妆，再和了一遍曲子。

"你带来的怎么是练习琵琶？"孟菊奴噗嗤笑，"金奴也不给你一把好琵琶。"

说着从漆盒内取出一把螺钿琵琶，交与我："虽是替补，却也是圣上的千秋节，好好准备罢。"

少时，我梳成双螺髻，换了绯丝布袍，锦袖，着绯布袴。和子则淡紫纱衣，大袖白襦，戴漆冠，饰以雀羽状金铜杂花，趿锦履。

晚宴设在兴庆宫西南隅的花萼相辉楼，黄昏时乐伎歌人均已列席楼南，赴宴的王公贵族次第到来。

乐班先奏《圣寿乐》，舞伎着五色彩衣翩然舒袖，仪态优美。其后在乐曲《舒和》中，鸿胪寺卿引领诸位番国使臣入席。《圣寿乐》

又起，今上服通天冠、绛纱袍，在众位内命妇与内臣的簇拥之下，缓步上楼。

楼上隔开一道水晶帘，今上并妃嫔女御隐坐于后。司礼官高声祝颂，文武百官齐声庆贺，之后群臣进万寿酒，奉上金镜绶带和丝织成的承露囊。所谓承露囊，其实就是眼明囊。传说八月初一凌晨，用彩帛之囊盛装草木花卉上沾染的露水，以此清洗眼目，可求一年之中眼目清明。百官呈献承露囊实则隐喻沐浴皇恩。

而后番国使臣见礼还是由鸿胪寺卿引导。使臣先呈上贺礼，譬如西域进贡的犀角、南诏进贡的麝香、渤海国进贡的鹿茸、天山进贡的雪莲、高丽进贡的野参、交趾进贡的沉香、波斯进贡的琥珀。

侍中升奏，承旨答："朕其受之。"使臣再拜。舍人承旨，降敕就座，番国诸官俱再拜。

典仪称："就坐。"阶下赞者承传，皆就座。

至此太乐令才引领歌者及琴瑟诸乐伎来到阶前，脱履，升坐。尚食奉御进酒，至阶，典仪称："酒至，兴。"阶下赞者承传，于是俯伏，起身。

殿中监及阶省酒，尚食奉御进酒，今上举酒，良酝令行酒。典仪称："再拜。"阶下赞者承传，皆再拜，如此方罢。

和子与我都是《清商曲》的乐伎，所以也被引到阶前。其中出了一点小小的波折——赞者将酒传到我跟前，我还没有下拜就要接过酒来。身后只一声轻嗽，我蓦然转醒，行礼如仪，背后已沁出一层冷汗。

待赞者走远，我不由小心回顾，想找到那一声轻嗽的来处，只见列坐番国使臣之前有一位绛纱单衣漆纱冠的少年。看服色似乎应是五品以上官阶。他眸心一闪，含些微笑意望定我。我面上一红，微微垂首以示感激，藉此瞥见他一痕白纱中单的衣角。

很快，我得知了他的身份。

“鸿胪少卿——云南王长子凤迦异，因册袭次——再加授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

内侍官于阶前奉旨宣读，而自人群中款步而出，从容跪拜、纳礼的，正是方才朝我微笑的少年。

诸礼完成，气氛变得宽舒和睦。今上命内侍依次下赐礼物。赐四品以上金镜、珠囊、缣彩，赐五品以下束帛，赐番国使臣各种国朝方物。

乐声大作，待到《清商曲》时我已毫无紧张，只随着热闹欢愉的氛围应节拨弦。乐舞弛醉，楼头珠帘内笑语生风，环佩叮咚，杯盏相击。钟、磬、笙、箫、筝、箜篌、三弦、筚篥、四弦琵琶、五弦琵琶……眼底彩练翻飞，各色襦、衫、裙、帛、袴、帔……和子与另一位歌人跪在乐伎之前，曼声而歌。时而分唱，时而合音。只闻和子音质清越高远，如遏飞云，竟然丝毫不逊那一位内人。我一边拨弦一边也默祝，但愿陈郎听见这一曲清商。

一弯眉月清辉朗朗，乐池歌舞妙曼，众人仿佛都已薄醉。等到百戏杂技开演，更掀起新一番高潮。

然而可惜，今晚没有七弦琴独奏。回去的时候，我安慰她：“或许他就在另一班乐工中，或许他早已听出你的歌声，认出了你。”

和子垂目，将所有的失望隐没于嘴角勉强牵出的一丝微笑。

尺素（1）

浣溪沙

拢鬓新收玉步摇，背灯初解绣裙腰，枕寒衾冷异香焦。

深院不关春寂寂，落花和雨夜迢迢，恨情残醉却无聊。

自从千秋节替补宜春院乐伎以来，在云韶院的生活总是不平静。

练习琵琶总是莫名断了弦，琴拨经常跌碎，少不了被教习责罚。说我粗疏，或说我骄傲。最初也有委屈，后来渐渐学会沉默。无聊难耐的辰光，就回想内侍官梁寿的告诫："只有技艺才能使你们岁月长久。"所有的空闲全留在琴室，也减少了和同伴的争执与龃龉。

和子时有叹息："何必这样刻苦？果真要入宜春院，也不是光凭琴技就可以。"

言下之意，尚需注重容颜、妆扮，懂得人情世故。

"宛音，过来为我们调弦。"常有前辈宫人使唤。匆匆放下手边的一切过去，借着灯烛仔细调弦试音，尽量做到无可挑剔。

但还是有一次，一手方触及弦轴，竟是轻轻一声迸裂——琴弦已断。习琴之人最忌讳断弦，那位姐姐大怒，挥手一掴。

而从她们愤怒神色底下，分明窥出一丝快意冷笑。她们分明还在嫉恨，恨我夺走原本属于她们的机会。

丝弦原本就不是轻易能断的，而它究竟是否由我弄断却不得而知。

但只能迭声道罪。掌掴算是轻罚，姐姐们也不大愿意做这件力气活。那么用琴拨子戳手则要轻便得多。琴拨子多用硬木制成，漆以纹饰，边角锋锐。

一记一记戳来，面上犹带笑意："宛音妹妹生得好巧一双手，怎地弹出这样的好曲子？来，我们瞧一瞧。"

双手伏地，不可躲避挣扎，以免惹得姐姐们更加不快。手背渐渐乌紫，血痕隐现。

“翻出手来。”姐姐还是笑盈盈。

琴拨子狠狠椎入掌心。

这并不够。

她们目示随侍近前的杂妇人取来针黹笸箩，未待我回神，一条帛巾已牢牢缚住我的口，以致无法发声。一名杂妇人趋前架起我，另一名杂妇人将我一只手死死捆在榻前矮凳上。姐姐们含着笑意，又一名杂妇人默默擎了银针，准确并缓慢地刺入我一枚指尖。

银针刺入的动作缓到极处，杂妇人们似乎对这样的私刑已然驾轻就熟，能够掌握到一个完美的令姐姐们满意的分寸。

我无法复述此刻的疼痛，只是流泪，摆首，徒劳挣扎那一只缚得纹丝不动的手臂，喉管里发出沉沉呜咽，眼见寸长银针从指甲与皮肤的间隙穿刺而入，帘外帘内均有宫人语笑盈盈，十分和睦。

殷红血滴很快顺延银针淌至针尾，又轻轻一颤，落于地面。

当银针用去三枚时，终于有姐姐不忍见，抬袖劝同伴道：“算了，她还小。何况也是金奴随意找的姑娘，并没有什么心眼。”

“可是我们又能奈金奴何？”为首的姐姐笑，说着又低头凑近对我道，“啧，其实姐姐也不想这样对你。多好的一双手呀，弹的曲子的确也好。可是你凭什么就能越过我们编入宜春院呢？怪你命太好，还是太不好？”

指尖疼痛难忍，我唯有强抑痛楚，茫然摇头。

“怎么新来的妹妹一个不如一个懂事了呢？”她们互相笑问，引袖掩扇。

灯焰幢幢，晚风骤凉。帘幔上投了浓淡树影，复又被细细筛落于地板之上。责罚终于告一段落，姐姐抚腕甩手，含笑：“宛音，去，我们想听你弹曲子。”

杂妇人拔去银针，松开束缚。

我缓缓抬起伤痕累累的双手，抱过琵琶，有时是四弦，有时是五弦，认真弹拨，已然忘却这双手属于我身。掌心指尖皆有锐痛，却因

用力按弦摇拨逐渐失去知觉，余下迟钝的疼痛与琵琶弦上滴落的血珠。

尺素（2）

“真好听。”姐姐们笑。忽而有人夺过琵琶顺手一掼。

“哎呀，真是抱歉。”她笑道，“不小心弄断了你的弦。”

经夜的伤痕开始红肿，最难耐的要属指尖的针伤，为免叫旁人觉察，只有悄悄将双手浸于冰寒池水中反复濯洗，挤出伤口脓血，再舒拢十指，让血液回流。暴露在寒风里的伤口很快又涌出鲜血，小心用衣袖遮掩，也能瞒过教习与宫人的眼睛。

只是弹错音的次数略多了，会令卢善才不满：“宛音需加倍仔细，切忌骄躁。”

和子第一个发现我的手伤。避闪不及，被她夺过双手，惊问：“究竟怎么了？”

“没有事……”还是会委屈，忍泪忍痛抽离双手，垂首掩饰。

“唉，是谁？”不需多问，她叹息。或许她与我也有相似遭遇。

我绕开问题关切道：“姐姐更需珍重小心。”

和子从老宫人那里讨来伤药，仔细为我抹拭：“以后躲她们远一些。”

“嗯。”我点头笑。

“这药晨晚各换一次，如果我不在，你自己一定记得换药。”她嘱咐。

“嗯。”我心中感激，却说不出答谢言辞。

其实新来的宫人受前辈宫人差遣责罚并不稀见。譬如和子也曾被人劈过耳光。夜里她伏在我耳边切齿道：“她叫冯重重……妹妹，上次弄伤你手的有没有她？”

睡意袭来，我喃喃呓语：“不记得了。”

和子小声又清晰地附耳道：“一定不能忘记。”像是告诫我，又像是对自己说。

这一日，谢金奴要送东西去宜春院，是一枚坚润清秀的琴拨。

“你去罢。”她笑，“一定要交给孟菊奴啊。”

我依言照办，不敢有耽误。一路战战兢兢唯恐出错，幸好东西安稳交到菊奴手中，菊奴看后很喜悦，还送我一把金橘。

回去的路上却被人截住：“是你！”

定睛细看，我才认出这梳鬟髻着金丝葡萄纹石绿半臂的女子，正是那日的万安公主无疑。

她看到我显然很高兴：“正好！快来帮我。”

不待我表示为难，她已拉住我：“快带我去梨园吧，爹爹去了华清宫，我终于可以溜出来。”

我劝阻道：“公主这样大概不妥……如果要听琴，或许可以直接召见。这样直接过去……有损公主威仪。”

她秀眉微扬：“威仪？你也真烦，快走。”

后来还是随公主去了梨园。遗憾的是碰巧陈芜不在。

公主无比失望：“琴师去哪里了？”

乐官答：“圣人驾幸华清宫，特召陈郎前去。”

他没有认出公主，显出不耐烦：“你们有什么事？”

公主转身离开。

“下次再有机会溜出来，我还来找你啊。”公主说，俨然视我如心腹。我无奈点头。

回到云韶院中，我忽有所得，倘若公主下一次真要我同去梨园，那么代为和子传信也不算难事。

我为这个天真的想法喜悦不已，得空告诉和子来龙去脉。

和子眸心闪过的一丝喜悦很快湮没，嗒然道：“恐怕多有不便罢。如今有一位公主牵挂他，我实在多余。何况若教公主知道你私传信件，后果也不堪设想。”

我安慰说：“至少可以为姐姐探听得陈郎讯息。”

她勉力微笑，轻拍我手背：“多谢你。”不经意低头，目光蓦然触及她腕间旧伤，心下一凛。

然而事实上，和子还是暗中交给我一方绢帕。这素帕看去很不起眼，只在边角用淡青丝线轻轻绣了一行细若蚊足的字：“春风若解昔年意，一笑从容岂必偎。”若非仔细辨认，根本看不清。

我以为不足，建议她再绣上“和子”二字。

她却含笑摆首：“要是他真能见到这帕子，必然知道是我了。”

永新

冬至节后的一夜，众位宫人并教习在屏风后围炉消夜。先时三五聚首玩双陆，后来觉得不够热闹，便说玩藏钩。

据说昔日汉武帝钩弋夫人以手握拳无法舒展，见到汉武帝才伸开，里面握的是个钩子。于是，人们就玩起了藏钩之戏，多人参与，猜出钩子究竟藏在谁的手里。

我们分成两队较量胜负，一枚银钩在数人手中迅速传递。

我与和子分派在不同队。有一次和子猜，碰巧银钩就在我掌心内攒着。忍不住轻嗽默示，被旁人轻易察觉，笑嚷着要罚。无奈只有我奏琵琶，和子唱曲。

“唱《长相思》？”和子征询众人意见。

“好。”

她略略定神，脸色平静，宛如大雪过后的旷野，无比洁净清宁。

“剪妾身上巾，赠郎伤妾神。郎车不暂停，妾貌宁长春？青天无停云，沧海无停津。遣妾空床梦，夜夜随车轮。

妾颜与日改，君心与日新。三年得一书，犹在湘之滨。料君相轻意，知妾无至亲。况当受明礼，不令再嫁人。愿君从此日，化质为妾身。”

不知过了多久，歌声才缓缓停止。和子收束了尾音，这样一首哀怨凄恻的歌，教我心觉沁凉。

而歌声又是遥远温柔的召唤，拨开层层缭绕的云雾——隐约是衣冠艳丽的四郎，眉眼缱绻，唇角绽出笑容。隐约是烟花如锦的三月，他自回廊那端而来，手执一束海棠，对我朗声而笑。隐约是开满芍药的水畔，他将花儿一朵一朵插了我满鬓，我们临水照花，白鸟自我们头顶翩然而过。似乎还有一条绵长的青石巷子，紫藤花从墙头飞泻如瀑，他轻轻拥我，避开众人眼目，用唇迅速擦过我的眉心。那样小心，仿佛生怕弄碎了最细薄的瓷。

四周一静，大抵是触及心底旧事，竟有宫人引袖轻拭眼角。

可也就是在这一晚，和子的命运有了新的走向。

这一晚和子的曼声清歌，如若金石穿空，裂帛碎玉，一路飘过绵亘的宫墙，传到在某处宫院行乐的今上耳中。

今上蓦然停住，命所有人噤声。寝宫的玉瓶内养着大束腊梅，流苏芙蓉宫灯的光影恍如梦幻。今上长叹一声，问内侍："可听到有歌声？真如仙韶妙音，莫非歌仙临世。"

一时间，宫内盛传歌仙之说。耳目聪敏的内侍们轻而易举找到了那晚歌唱《长相思》的和子。

云韶院的姑娘们纷纷前来祝贺和子："姐姐如今成了歌仙，可不要将妹妹们忘了啊。"

和子却异常平静，脸色宛如月色中荷花池的静水，没有一丝波纹。

未过多久的元旦节，宫中依例设宴行乐。庆典上和子被推举入宜春院独唱《春莺啭》。

此前她多有踌躇，我说："被圣人垂顾未尝不是好事。也许过了今日，你就可以和陈郎一起闻名禁中。"

"可是……"她微有烦躁，"如若果真成了内人，我与陈郎从此就隔得更远。"

命运终归不由我们决定。

和子毕竟还是盛装出场，和预料中相距不远，凭一曲《春莺啭》迅速名传宫苑。

《春莺啭》是往昔高宗晨坐闻莺声亲制而成的舞曲，因而今上格外满意，赐予和子宝相花织锦缎一匹与团扇一对，并赐她"永新"之名，寓意"妙音永新"，列位宜春院，即日由云韶院迁入宜春北院居住。

"那帕子……"这是和子离开云韶院前对我轻声说的最后一句。

"放心。"我作出简短许诺，目送宫人簇拥远去的她。

她默声不语，直至转入朱色宫墙的另一端，也未曾有一次回顾。

笄礼（1）

天宝八载初，春风悄至。正月里今上下赐诸京官绢帛绫罗，以备春时游赏。

二月，贵妃内兄杨钊奏请所在粜变为轻货，及征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又屡次奏曰帑藏充牣，古今罕侍。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故而今上帅群臣前往左藏库观看钱币，下赐绢帛，并赐杨钊紫衣金鱼以供玩赏，贵妃门庭荣耀可窥一斑。左藏库有东库、西库、朝堂库，又有东都库。东库西库并在太极宫内，东库在恭礼门以东，西库在安仁门之西。天下赋税调遣的所有钱物尽数归于左藏库。今上以国用丰衍，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是时春水消融，桃园、杏园、棠园、梨园、樱园次第有了花信。踏青赏春不仅是都人风尚，亦是宫中习俗。上苑春华芳盛，诸宫嫔妃并女御内人纷纷盛装出行，游春赏乐。满径珠华瑟瑟，脂香粉堕。

教坊亦相对放宽规定，允许宫人在教习引领下游园玩乐。今上心情甚佳，与贵妃在苑中宥酒投壶，陶乐融融。杨妃进妃位虽不算久，比之刘华妃、武贤仪、郭顺仪、柳婕妤众位可谓资历尚浅，却深得今上眷顾。贵妃工音律，善制新舞。近来贵妃新编了舞蹈《出云》，今上便命内人宫人舞蹈演奏，以博贵妃欢心。

《出云》舞意态舒闲，舞者宽袍缓带，广袖飞旋。贵妃又特意命宫监于舞者帛巾上缀以金铃，铃声随歌而动，在一片纷扬落花中十分迷人。

数日之后的上巳节，长安都人或相携往水边祓除不祥，或至山谷采摘兰草、焚香赏青，或到郊野宴饮行乐，酬唱作歌。宫人纷纷将荠菜花并柳叶扎成束簪戴鬓间，以求明目。

可以想象长安城中热闹非凡的街衢市井，春衫薄媚的娘子摇团扇，执花束，拖曳缤纷的披帛。俊逸的少年郎策马，出行，马蹄踏过

零落的花钿翠簪。娘子与少年彼此开着不伤大雅的玩笑。还有着百色衣的孩童扯起绵长的风筝线，笑闹追逐，看谁的风筝更高更远。

而这一日正要举行万安公主的笄礼。

万安公主是今上众多女儿中不算起眼的一个，母亲品秩亦不太高，所以笄礼的乐工只请来几位普通宫人，前去观礼的宫眷也不多。按礼法公主笄礼，君父应当升座受礼。不过今上旁事在身，也没有过去。因此万安公主有机会向父亲提出一个请求——可否叫宫禁第一琴师陈芜来司琴?

今上应允。

碰巧我也是司琴中一人。

是日天气晴朗，公主笄礼在大明宫的偏殿举行。乐工们隔着垂帘演奏乐器。

公主素服而出，长发披垂。我觑她容色端凝，却在偷眼顾盼中见到帘外琴师陈芜的那一瞬于眸心旋过一丝喜悦。祝乐声起，公主微微含笑。

赞礼尚宫引公主入东殿，等候其间的一位宫妃为她梳拢发髻。公主出殿，即席面西而坐。执事尚宫奉冠笄而进，掌冠者进前一步接受，来到公主席前。乐声稍止，赞礼尚宫念诵祝词："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绵鸿，以介景福。"祝毕，乐声又起。执事尚宫捧来覆有红帕的大袖里衣与钗冠。

如此，公主按照加冠笄、冠朵、九翚四凤冠的"三加"，三醴，服裙背、大袖长裙、褕翟之衣的程序，有条不紊完成了繁复礼仪。

最后，尚宫引公主来到御座跟前，象征性跪拜谢恩，感激君父教养。

礼成，公主已微露倦意。翟衣与九翚四凤冠想来很是沉重。观礼宫眷也纷纷赠予公主一些小礼物，祝贺她成年。而公主却出人意料，直直走向琴师陈芜，隔帘道："感谢你的琴。"

笄礼（2）

众人微哗，公主神定气闲。而陈芜也对答如仪，恭敬且得体，暂先化解了殿中尴尬。

后殿小宴摆开，三五宫眷聚着为公主庆贺。陈芜也被留下继续隔帘鼓琴。然而公主的好心情却因小宴上一个人的入席而消散殆尽——

席间男子除却公主的几位兄长之外，另有一位正是去岁千秋节上见到的鸿胪少卿，南诏国大王子凤迦异。虽然隔着帷帘，我却还能看清他清润明朗的轮廓。

公主傲然引颈："这人是谁，我怎么不认得。"有宫眷连忙解释，并说是圣人嘱咐，命鸿胪少卿前来参加公主笄礼的宴会。

"哦，我明白了。"公主蛾眉轻蹙，"可是我记得宫中规矩，除却父兄，外客并没有资格参与公主的笄礼。想是爹爹记错了么？也不妨，且命这位鸿胪少卿回鸿胪寺罢。"

蓦地想起过去公主有关父亲要把自己嫁去南诏的怨言，想必这位大王子就是公主未来的夫婿了。

"公主莫要为难，既是圣上请来的客人，也不可慢待。"座中一位年轻女子噙笑圆场，"公主若是避忌外臣，不妨隔帘另置杯酒。"

"玉壶说得很是。"另一位宫眷微笑。这位玉壶是太子李亨的第三女，那位宫眷是太子李亨第二个女儿宁国郡主。宁国郡主已经出阁，今日与妹妹一起入宫参加万安公主的笄礼，算是尽了太子的兄长之礼。宁国郡主姊妹均年长于公主，但按理还应当称呼她为"姑姑"。

公主至此沉默不语，勉强入席。

那位大王子呈入南诏物产琥珀并麝香，公主淡淡，也没有再对他表示不满，而是频频侧身，与右手边的宫眷谈笑。但我知道，公主目光所顾处，定然是右边帘幕后鼓琴的陈芜。

两位郡主反而没有忘记大王子凤迦异，时常含笑询问南诏的风土逸闻，除却公主，其余宫眷也饶有兴致。

“南诏距离西京有多远？”

“先从长安至成都，再从成都至嶲州，此后过菁口驿，芘驿，至会川镇，渡泸江，渡绳桥，过险峻山岭，至云南城，至龙尾城。再从龙尾城至阳苴咩城五十里，如此两千余里，大约要走五六十日。”凤迦异恭敬作答。

座中一阵唏嘘。

“这样远呵……”公主的母亲杜美人不由微露愁容，想是预见日后女儿远嫁南诏的山水险阻。

宁国郡主连忙选了个有趣的话题：“不知南诏可有饮茶之风？”国朝茶道盛行，宫中上下更是崇行此道，听说这也是公主所擅长的。

凤迦异笑答：“南诏银生城界诸山有茶树生长，可惜只是散种，也无茶农专司采摘制炒。得来的散茶多以椒盐、姜片、桂皮和烹而饮。”

公主闻言一哂，面露讥诮，嗤道：“不愧是蛮地风俗，竟然用椒盐姜片破坏茶之本味。”

杜美人出言制止：“公主不得无礼。”

凤迦异微笑：“公主说得不错。所以南诏诸部均心向京中，以求归化。”

公主方露出一痕傲然笑意。

宁国郡主见势笑道：“久闻公主擅长茶道，倒是可以当此机会展示一番，我们也可观摩领会。”

公主想一想，含笑答应。宫人为她换去繁琐的衣饰，只着鹅黄裙襦松绿褙子，堕髻松绾。

宫人呈上茶器，用银质炭勺取几块木炭盛入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其上烹水。水初沸，公主自蕾钮摩羯纹三足架银盐台内以银匙取细盐入水调味。当茶腹中水泡沸腾如涌泉连珠时，用梨木瓢舀出一瓢开水备用。复又以银头竹夹在茶腹中心搅拌。

另一边是用橘木碾碾成的茶末。公主姿态从容，执鎏金鸿雁纹银则，将茶末悉数倾入茶腹。俄而，腹中茶水完全沸腾，将方才舀出的

一瓢水回入腹内，至此茶汤便成。

公主分茶入碗，前面色味最佳的三碗呈奉于长辈宫眷，余下的随意自取。众人称赞公主的精湛茶艺与恭顺姿态。公主却遣宫人向帘外递送一盏茶：“也要感谢梨园第一琴师前来操琴。”

公主赐茶给下臣并不足怪，但是在此之前，公主尚未顾及圣上请来的客人、她未来的夫婿。

好在凤迦异依然神态自若，侧首与几位郡主谈论南诏国的风物人情，浑不在意公主的冷淡与敌意。

乐工散去时，我很想趋前将怀中和子遗下的丝帕交予陈芜。但他早已抱琴远去，只余一个淡青宽衫的背影，映着宫苑浓疏有致的幽篁竹影。

濯足（1）

听闻万安公主下嫁南诏大王子凤迦异，定在天宝十载春吉时。

国朝公主和亲并不稀见。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就曾经想以和亲为手段向突厥借兵。至太宗、则天帝时更有多位公主与吐蕃、突厥、回纥、契丹诸国和亲。本朝更有固安县主、东光公主、宜芳公主嫁与奚国酋长，永乐公主、静乐公主、东华公主、燕郡公主嫁与契丹首领。然而远嫁异邦的公主多是宗室女或宫人，并非圣人亲生。今上欲将万安公主下嫁南诏，一来彰显与南诏的亲厚，二来却又暗示万安公主在今上看来无足轻重。

想到这里，不由想起当初公主说的那一句“我当然有很多伤心事”，也难怪她对凤迦异诸般冷遇了。

而云韶院里的生活依然如旧，并无太多变化。有一批年老宫人不再列班出演，或是隐退或是沦为杂妇人，亦有新进宫人，一如去岁春时，我们初来。

宫中并非时有宴会，更多时候，云韶院的宫人最烦恼的一件事便是如何消磨漫长不尽的天光。所以多有宫人在教坊内寻找意趣相投的姊妹，结为义姊妹，互称兄弟，通常少则###人，多则十四五人结成一派。

云韶院也有暗中潜入的儿郎，大多是慕色而来，相约花前月下。这些儿郎反被称作“新妇”或“嫂嫂”，也是一桩消遣。严格来讲，禁苑宫人都是圣人的女人，未经许可绝不能私聘郎君。但这一规定在教坊内得到默认。有资历的宫人可以通过掌管教坊的内侍官暗许，与潜入的男子举行婚配之仪。这礼仪也仅是场面而已，并没有人认真，顶多算是风月情游的小游戏。

听说云韶院弹奏箜篌的张少娘聘入的是百戏艺人苏五奴。张少娘颇具风姿。不过苏五奴十分贪杯，只要人给钱让他喝酒，便可以与少娘同床共枕。少娘也不以为意，笑嘻嘻接受。又听说旁人往往希望及

早灌醉苏五奴，故而一杯接连一杯给他，苏五奴善饮，酒量很不一般。旁人有些焦急："你究竟要喝多少才能醉呢？"

不想苏五奴哈哈一笑："你多给我些银子，我就是喝面糊汤也能醉啦！"

姊妹们神色暧昧地谈及此事，语极不堪。唯独我十分不信。

她们笑："宫人配百戏艺人，大家都是奴婢，有什么可怪！"

我隐有悲哀，当初梁寿那句忠告莫非竟是虚妄的谎言么。

然而还是小心坚持，把更多的辰光留在琴室。

天宝八载初夏，某日，卢善才经过琴室，道："宛音真是刻苦异常。"

室内昏暗，我已跪坐练习多时，放下琵琶与琴拨才觉察浑身酸楚疼痛，不由悄悄换个舒服一些的姿势，笑对卢善才。

卢善才大抵有空闲，居然掀帘入内，端坐于前，听我弹了一支曲子。

"很好。"她颔首满意，"你的刻苦倒很有成效。如今恐怕当真可以比上谢金奴的技艺了。"

我得了赞许，心中感激，低眉谦称，说还有许多不够，需要善才多方指教。

晚风徐凉，拂来琴室一脉清透，揣想荷花池中大概已经风荷亭亭了罢。

卢善才温言道："宛音将来有什么筹谋？我听你的琴，应该不会一直籍没云韶院的。"

我想了想，很认真地告诉她："如果要说打算，宛音只希望像善才一般在云韶院安稳生活。"

她看我答得诚恳，不像恭维，讶然一笑："宛音以为教习过得安稳清静么？"

我垂首轻答："至少可以凭借技艺生存，不必卷入纷争的漩涡……"

“唉。”她闻言一喟，许久无言。

濯足（2）

须臾，敛裙起身，留下一句："凭借技艺生存这句话不假，可要想远离纷争，是绝不可能的。不要说是在九重宫禁，就是在寻常百姓家，哪里没有纷争呢？"

她的话颇费深意，又教我沮丧了一层。一时了无心绪，兀自握着琴拨发怔。

天已全黑，檐下宫灯摇曳，漾出一室昏黄，因而并不觉察辰光已晚。月光涂白了纸窗，帷帘淡淡的影子卧在屋角。窗内只有滴漏单调的响声慢慢蚕食着时光。

直到外间有人通传："宛音姐姐在么？宜春院的和子姐姐来啦。"

我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从年初和子离开云韶院编入宜春院，至今未曾有机会相见。这便急急要出琴室，而帷幕已被挑起，外间持灯而来的，分明正是和子。

这陡然一见反倒无话，一时心也静了。和子放下灯，遣去其余宫人，独与我共处琴室。

我端详她，见她清减了些微，肤色依然白皙，只是略微带了一丝忧郁之气。

"过来送些东西，一路想着就要见到妹妹。"和子展颜，"我就知道你一定在琴室用功。来，让我看看你。"

我们对望了片刻，皆噗嗤轻笑。我问："在宜春院一切都好？"

她点头，温温笑道："都好。其实两处也没有太大不同。"

说着又牵起我的双手仔细查看："你呢？她们有没有再对你刻薄？"手伤早已愈合，只在掌心留下一道微红的迹子。于是笑答，"我也很好，已经没事了。"

"我们和一曲罢。"她建议，"有时候倒是很想念你的琵琶。"

"姐姐近来学了什么新曲？"

"有一支《浣溪沙》。"她道，"妹妹就弹这支罢。"

一时絮絮拨弦，《浣溪沙》一曲清和幽怨，音调低缓，和子轻吟浅唱，一曲初罢，彼此都低首一笑。

夜气弥漫。和子说要去荷花池边坐一坐。我伴她前去，莲池内水波潋滟，莲叶田田，青萍丛生。一箭箭莲花苞直直刺出水面，空气里浮出饱满清香。

她忽而有了兴致，挽袖伸出一截细白手臂浸入水中缓拨涟漪。即有几尾红鱼曳曳游来，轻轻啄她的手指。我也学她，将手浸入水中。红鱼啄吻的感觉柔软奇妙，还有自指间缓然流淌的水，好似一匹宽展凉软的绸缎。

我低声告诉她："三月里万安公主行笄礼，我见到了陈郎。"她虽然仍在划拨水纹，面上却分明一怔，静待下文。

"可惜……他离开得很快，我并没有机会将东西交给他。"我歉答，"万安公主似乎对陈郎很有心，笄礼时专门指定陈郎前去司乐。"

"他，还好？"和子沉声一问，余音收稍于漫漫黑夜。

"沉静闲淡，无论是操琴时，还是抱琴离去时。"我斟酌词句，努力描述仅有寥寥一面所带给我的印象。

"他……"和子待要再问，却又踯躅不语。

我宽慰道："听宫人们说，乐工是可以与内人婚配的。或许有一天，陈郎可以向圣人呈请求娶姐姐？"

她虽有笑容，却终觉惨淡，徒然摆首道："哪里有这样的奢望呢……"

继而又笑："听说宫中属意陈郎者不在少数。圣人也中意他的琴，有一次还教他演奏羯鼓……圣人素来对七弦琴无有太多青睐，却也曾经说要向他学琴。有宫人见了陈郎，都会纷纷抛掷团扇香饼以求一顾……你刚刚不是说了么，连公主都对他十分有意呢……"

这样的声音在静夜里听起来，愈发微弱凄凉，满含绝望的哀愁。我试图化解她的悲伤，以手轻覆住她的手。

“这水真好。”和子也笑起来。池畔菖蒲与青荻修剪有致，温润月色溶入荷花池清澈透底的水中。有蔷薇纷纷落下，用裙襟兜住，再一并倾入池面。或远或近处的宫苑殿阁在月色清辉里显出清晰的轮廓。

我一时忘情，除去履袜，将双足探入水中。即有不明就里的鱼儿游来唼喋，不由轻轻拍打出一圈水花。和子也随我一道，二人搅破莲台的沉寂，夜色深浓。

不知何处水声淙淙，仿佛涤荡而过，月光一泻而下，碧空千里澄澈，方才几缕云翳也散去不见。和子笑：“真清凉。”水色波光映见她秀眉妙目，宽额丰颐。

“嗯。”我也笑。

她忽而道：“妹妹，随我一道去宜春院罢。我会引荐你。”

“姐姐……”我低声惊疑。

“在那里一个人，会有艰难。”她似是无意地笑，从容引袖，掠开我鬓边一瓣蔷薇，柔声道，“若有妹妹在，则会不同。”

“而且，我很希望与妹妹和曲，也很喜欢妹妹的琵琶。”她又补充道。

香肌（1）

和子的确开始准备将我引入宜春院。先是通过宜春院教习的批准，再请求掖庭尚宫批示，再交由云韶院内侍官办理诸种手续。

至于到底留在云韶院还是去往宜春院，我并没有太多在意。

当然宫人们的嫉恨也不难想象。毕竟一旦做了内人，便是“前头人”，是圣人的“前头人”呵。

她们羡慕我有和子这样关系相笃的姊妹，一时礼物奉承纷沓而来，希望我有朝一日到了宜春院“勿忘姊妹情分”。

我微笑，这其间亦不乏当初痛责我、意欲摧毁我十指的姐姐。和子愤忿：“妹妹有一日若出人头地，必不可忘记当时痛楚。”

临去的日子将近，金奴忽而唤我过去。

其实除却那次她独授我《清商曲》外，我们的交往十分有限。此番前去，则略感意外。

“宛音。”落座后她露出难得的笑容，“说来我应当祝贺你。”我不知如何回答，所以垂首行礼，表示沉默。

她徐徐摇扇，倒不见平日的骄矜之色，反而有几分温和：“我叫你来，是要赠你一把琵琶，往后到了宜春院，也不教内人们取笑，说连把好琵琶也无。”

不由想起当初，孟菊奴笑一句“金奴也不给你一把好琵琶”，想是传闻也入了谢金奴之耳。

“那时不给你，是因为没有想到我随手指出最普通的一个，竟然真会这样出色。”她笑着从桌上捧起一把漆金描花卉四弦琶，“如今既然真要去宜春院，就把这把琵琶给你。”

我讶异，不知是否该接下这样贵重的礼物，也不知该如何答谢。

“快收下罢。”她笑道，“那时我本也要编入宜春院，就准备把这把琵琶带走。”

“是想问我为什么后来没有去么？”她忽而以扇蔽面，笑得帛巾轻颤，“因为宜春院里有个和我一般出色的孟菊奴。倘若我过去，一定会争个你死我活。她不甘居于我之下，我当然也不愿占下风。两败俱伤的局面并不难想象。不如在此，二人分立山头，相安无事，见面还能称呼一声姊妹。”

我若有所悟。

她起身笑：“听卢善才说你的琴艺已与我上下无二，但这还十分不够。我希望你到了宜春院可以和在云韶院时一样，谦逊，普通。”

我细品金奴这一番言语，由衷感激，敛衽下拜。她浅笑着挥挥手：“去罢，日后保重。”

然而，转眼到了中秋。

自去岁起，圣上将生辰“千秋节”改称“天长节”。天长节后不久即是中秋，天长节朝中休假，百官休息三日。中秋节又是一个旬休，也休假三天。接连两个节日，西京又沉入欢庆迷醉的海洋。

这一日，内侍官通报，需从云韶院选若干替补宫人，随同宜春院内人前往永王府为晚宴助兴。

是时我还是在琴室练习新曲。反反复复拨弄琴弦，帷幕蓦然被挑开，内侍官笑：“陆宫人，你既然就要编入宜春院，那这一次定然要你去的。”

与过去每一次出席宴会一样，并没有太多波澜。我依言盥洗栉沐，换上指定的衣装，抱起谢金奴相赠的琵琶，随内官去往永王府。

永王璘是今上十六子，宫人唤作“十六郎”。在宫人口中，十六郎的人气远不如鸿胪少卿凤迦异。

令我微觉意外的是，宴席上凤迦异也在。他比众位大王（唐代称呼已封王的皇子为“大王”。）都要年轻许多，仿佛刚及弱冠。

她们议论最多的就是凤迦异，凤迦异的气度，凤迦异的风雅，凤迦异的清温，凤迦异的诗文。在她们的言辞中，足以勾勒出一个完美无瑕的凤迦异。

香肌（2）

往往此时，十六郎就成了凤迦异的对照。据说十六郎的生母郭顺仪去世很早，十六郎于是在太子宫中俯仰成长。宫人们说，十六郎面貌相当丑陋，且双目斜视，态度又很是骄矜。

听说这晚宴会设在永王府，宫人们大多意兴寥寥，所以差遣我作替补也没有引起任何不平。

向晚的月色已薄露清辉。虽引路内官前去的途中，直觉甬道异样漫长，左右次第亮起的石座宫灯幽光细细，遥远的彼端，隐约可见宫殿的一角。衬在暗蓝天色下的兽头略显诡异。索性永王府并不甚远，很快就看到了王府门前的灯火。

本朝制度，皇子年幼时鞠养于宫苑，皇子成年后，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而居，便是“十王宅”，并令中官押视。日后忠王立为太子。诸王府幕均列于外坊，日常无非通报拜访，询问起居而已。

想来今上此举大抵是为了兄弟之间友爱孝悌、和睦相处，并且防微杜渐罢。

最初演奏的无非是《和风柳》、《绕殿乐》、《美唐风》这一类欢庆喜气的曲子，渐而要求演奏《鹊踏枝》、《巫山一段云》一类趣味游冶的乐曲。

乐伎绕殿而坐，琵琶二人，五弦琵琶二人，筝二人，卧箜篌一人，笙、箫、磬、鼓各一人。殿中是舞伎，先时她们着素裳缓袖踏歌。舞至第二叠，渐次相聚场中，俄而从领上抽去笼衫，各纳怀中。观者忽见众女俱换作色彩鲜艳的舞衣，彩袖璎珞，文绣炳焕，一时惊异，继而拊掌大笑。

我并不曾抬眼暗顾殿内诸人，也没有兴趣看清传说中的永王是否面目丑陋异于常人，心中唯一的念头便是细心奏曲，曲终人散时早些回云韶院，准备来日练习新曲。

堂中烛灯烨烨，宫人打起帘幔，众人伴乐饮酒，并仔细赏玩升至中空的一轮皎月，纷纷联句赋诗。

但这远不是宴会的高潮。

待及酒意愈酣，先前诸如赋诗、传杯、点墨、酒令、覆射的游戏均不够尽兴。

俄而，永王有了一个新提议。

所有乐伎歌伎并舞伎围成一圈，舞伎继续作蹈，歌伎继续吟唱，只是大家需绕圈疾行。游戏者红帕蔽目，手执投壶所用之箭，随意投掷，被箭触中的女子则可任由游戏者探怀取暖。

“昔日岐王殿下每觉冬寒手冷，亦不近于火，惟于妙妓怀中揣其肌肤，所谓暖手，何其风雅。而今诸位不妨效仿此戏，也不辜负今宵好月！”言讫，众人皆击掌称妙。

而我只是惊奇于这荒谬的构思，旋即只有更为深重的悲哀与惶然。

急管繁弦，歌舞绕殿，我们已然开始围圈疾走。第一个参与游戏的正是凤迦异。永王先请太子游戏，太子说不妨给鸿胪少卿先试。隔着缤纷舞衣，我再度看到那张清朗无暇的面容。

“那么鸿胪少卿就先玩一玩。”永王笑。两相对比，永王的肤色是要黧黑许多，面目亦不如凤迦异那般舒展。

因有凤迦异的加入，众女子显得异常喜悦，一叠叠迈出玲珑疾步。

或许，如果这样探怀暖手之戏不可避免，只有凤迦异是唯一的安慰罢。

凤迦异微露笑意，接过宫人递进的红帕，抬手轻蒙住眼，于平巾帻后挽了一个结。

他的羽箭很快飞出，然而却不偏不倚，落在了人群之外。箭蔟一颤，与荡漾的衣裾尽皆无涉。太子替他惋惜，和颜道：“少卿不妨再试。”

凤迦异谦恭推辞，自称因不擅投壶，所以手法总是笨拙。欠身时线条分明的唇角衔着笑意。

永王李璘笑："少卿来长安也有几年，怎么没有学会投壶呢？少了许多乐趣。"

而我却暗揣，认为这是他一种善意。于是在人群中极力以袖掩面，似乎是嫌厌这一种繁华喧嚷中的污糟，又仿佛是，怕面对这位少卿的善意。

"就让鸿胪少卿再游戏一轮罢。"说话的是太子李亨。

于是红巾再度覆上凤迦异的眉目。

羽箭不经意投来，恰碰到一名舞伎的裙裾。她登时满面含羞，垂首迎前，微微侧头，等待"探怀取暖"。

凤迦异揭开红巾，目光所及处只恬然一笑，又徐徐移开，一手将她双手牵起，朝永王李璘笑道："这位姑娘的手还不及我的手暖，想必反是她向我取暖呢。"

李璘闻言大笑："莫非鸿胪少卿看不上这些宫人？"

凤迦异躬身称谢，只道自己投壶之技十分不高明，须得多加练习，便施施然坐回席上。

这时屋外有人传报，说圣人宣鸿胪少卿至花萼争辉楼，与万安公主赏月赋诗。

凤迦异起身告罪，又奉了一盏，方恭恭敬敬随那内官离席而去。我竟没来由轻舒了一口气——他终于走了。我并不希望在这样的场合与他碰面。

游戏继续。最后一个轮到永王李璘。宫伎俱已疲惫不堪，宾客兴致却并没有消减。而这时我却突然感到身体被舞队中一人重重一推，舞步踏乱，竟直直跌出了舞队之外。我抬头想寻找究竟是谁推了我，但那些姑娘们笑靥深深，没有丝毫异样。

记得那一日我似乎梳挽云髻，簪鸳鸯莲纹金蝶步摇，眉心有翠钿，双颊贴有面花儿。大抵映着满室流光亦有一两分动人处，所以永

王见到跌于地面的我，没待告罪就已拉?入怀。

只是一双手沿脖颈而下，滑至胸前。乐工衣衫多是轻绡制成，故而很方便就被他掀开。我不愿预想接下来即要发生的种种，唯有闭目，咬唇，以心底泛至肌肤的冷意聊作对抗。很快，一只手掠入刺绣诃子以内，左右探取。

那一只手较之我身，果然灼烫许多。

后来，这双手终于松开。我归入舞队，以纷乱舞袖作掩饰，自眼角滚落一滴泪，极快地。

许多痛楚顷刻涌来。然而与此相较，我宁愿承受那些痛楚，宁愿承受尚仪的举盆之罚，姐姐们的琴拨戳掌、金针刺指。

或许我一直以来的错误就是，相信了那一句“唯有技艺可保你们岁月长久”。

终于，我调整心绪，咽去许多感慨。决定从今日起，应当效仿谢金奴，尽量少出席宴会罢。

可是今晚的意外远没有结束。香肌探暖不过是一个浅尝辄止的开端。

酒席散后，永王将我留下，又对太子笑道：“哥哥，我看这倒像个雏儿呢。哥哥不妨试一试？”太子微微皱眉，却没有拒绝。

自沉

丑时已过。

一肩湿发靡靡委地，已有宫人为我换过洁净素纱中衣。她们将宫烛撤去一半，帷帘掩映之中，太子显然已有七分醉意。

我迟钝地回忆此前的一切。

我连一枚簪钗也无，不能如当初和子的忿然破腕。

亦没有丝毫动弹的余地可让我起身触柱、投缳。

时至此刻我终于明白，单有技艺果然远远不够安身立命。也许所谓技艺本就是一种无关的紧要点缀。

就连选择结束生命的可能也没有。就这样，被轻易掠去蔽体中衣，又被轻易覆倒。其后是用力的双手，以及凶狠的唇齿。

……

西湖的暮春要比长安温暖缱绻许多。雨水总在黄昏时来临，绵密的雨水叫人心生温柔。十一二岁的我，梳着双鬟髻子，簪了新鲜胭脂花。棠色长裙裹了一圈又一圈。刺绣领缘里是层层绢罗纱衣。侍女细心为我描眉，我却不耐烦，急急问她，四郎哥哥来了么……

四郎远赴长安赶考。凤凰山秋景妩媚姿丽，红叶醉染，露冷霜寒。我坐在马车里，怀抱琵琶。弦底千万惆怅。俄而咬唇低语："四郎哥哥，要早些回来。"

他却笑："不回来了！长安那么好，回来作什么呢？"

虽知晓这是他故意说笑，心却被狠狠揪起，几乎透不过气，泪珠随之滚落。他慌了，捧过洁净衣袖为我拭泪。我摔开他的手，背身不语。丝绢飘然落地。他好不懊恼："我方才不是当真的呀……怎么会不回来呢？一考好就回来，听你新学会的曲子，可好？"

"谁要给你弹曲子了！"啐他一声，泪犹在颊，却已展颜……

曾经也有过被珍视的岁月，母亲，爹爹，乳娘，侍女，四郎，曾经也有过完整的快乐。

……

当疼痛骤然袭入时，只是一瞬，眼底毕竟还是蕴出泪，浮满眼眶，呛得腔内无法呼吸。须臾，泪水随睫抿落。

太子忽而放慢，用十分玩味的心情，垂首顾我，一指撇过我的颊，端详品取我想来痛楚又无望的神情。

已无太多悲伤，只是倦，并有寒意。

“很好……”太子醉笑。

凌晨，月色已隐。似乎有一两粒星子闪烁，或许只是别苑灯火，隔着重重纱幕看得并不真切。

天色欲曙，太子起身，退去原本前来服侍的宫人，他含笑扬手，展开榻上一段丝质细密的白绫——只是洇了触目猩红的一小片，又随手抛落于座榻，仿佛是一件极污秽的物事。

他笑容中有满意亦有三两分讥诮，垂目视我：“昨夜十六弟把你送给我，说或许是一块完璧。我初时不信，想教坊女子哪有完璧一说。十六弟要我试一试，不想他还看得真不错。”

我冷然不语，微微扬颈。

他似乎意兴未尽，复又伸手探怀。我唯有绫被覆身，夜里的白色寝衣已不知去向何处。这一时的徒劳遮掩令我羞耻。他以指撩拨，笑：“不知昨夜十六弟的手可曾由你胸怀煨暖。”

我一言不发。他淡淡看一眼，忽而急怒：“不知道服侍我更衣么？”

我讷讷，木然趋前。

他显得十分不耐，皱眉道：“罢了罢了。”

之后，有宫人过来服侍太子更衣栉盥。随后为我穿戴停当，却已不是昔时装束。讶然顾视——竟是太子殿内孺人衣装。

隐约知道，大抵是回不了云韶院了。一时竟咽住，念及和子，卢善才，谢金奴。以及那把谢金奴赠予的紫檀螺钿五弦琵琶。

太子离去前并没有吩咐如何安置我。诸位宫人亦各自忙碌。我在偏室盘桓许久，周遭无人，凉意侵遍全身，唯觉酸软。

府中桂花极馥郁，帘外楼台水榭皆尽精巧，比之禁苑并无逊色。我挪步，身体尚有许多痛楚，却似已与我无干。

窗下一脉清流温温润润，若多生几片莲叶，倒像极云韶院的荷花池。

想了想并无任何牵挂。可惜从小爹爹教会我弄弦调琴，日后全家竟都因我通晓音律之名而生离死别。昔时爹爹如何说？乐者，太古圣人治情之具。人有血气生知之性，喜怒哀乐之情。情感物而动于中，声成文而应于外。圣王乃调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颂，荡之以钟石，播之以弦管，然后可以涤精灵，可以祛怨思。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则神祇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

又云，伏羲造琴，舜制五弦以歌南风。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琵琶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弦象四时。

可惜懂得这些已无意义。往日尚有自矜自持，相信一技之长可保无虞，并怜惜孤身一人应当珍重父母所遗骨血，无论多么艰难都应当自尊自重。此刻看来何其多余。

其实我有许多忧怖，许多惊惧，许多孤独，都觉得无法越过，如此。

恰逢周围无人监视，启窗掠裙，向那一汪碧水，轻轻一纵。

“爹，娘。”临去前低低唤道，面上定然衔有笑意。

宽慰

然而可惜，我没有死去，并再度有了知觉。

最先映入眸中的，是一旋灯焰，于枕边跃跃浮动。想要动一动，四肢百骸却撕裂般痛楚。而后终于缓缓记起前事。

守在榻前的宫人也淡淡通传道：“她醒了。”

却有一位端肃男子缓步而入，袖中隐然暗香。我只觉他形容冷峻，脑中昏昏，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他宽坐榻边，衣裾在身后铺成舒展优雅的弧度。三两丛黄叶凋净的枯枝婆婆娑娑划过窗纸，冷雨窸窣，寒蛩寂寂，这分明是宫人居住的简陋所在，怎地有这样一位服色尊贵的男子过来?

而他以一漾温和目色制止了我的发问。只微笑道：“既然已经走过来，从此就需惜福惜身。双亲所赐骨血，不可擅作主张。”

我微讶，他依然温言相劝：“事已至此，不妨远目而视。所生于世，无人无有挣扎。”

停了停，他又缓缓道：“死并不很难，谁都会。总是应当勉力活着。另外，府中有不少与你相似的女子。我来看你，不为其他，只是为殿下积德散怨。”

我无力起身，侧首望见一泊灯火将他的身影映于薄墙的俊美轮廓。

雨声愈繁，他垂目看我，微笑颔首，又款步离开。

不论他出自何种原因，出身尊贵却频频探视一个卑贱宫人，也令我心中生出些许暖意。这一日秋雨仍然没有停歇，黄昏时他再度前来，而我正在缝补其余宫人留下的衣物。

“看看你好了没有。”他微笑，“如果没有记错，你之前应当是云韶院的宫人。”

我默声点头，放下针线。

他目中隐有一丝比悲悯更复杂的情绪："世上诸人原本各司其职最好。"

我道："您以后还是不要到这里来，若叫旁人看见，多有不便。"

"不便？"他讶然一笑，"很早的时候殿下就属意我多多关照旁人，尤其是你们。这样一来，众人就会称赞殿下的仁德与恩义……"

接下来的片刻都是沉默。他履行完毕探视宫人的任务，又缓步离开。也许不远的隔壁还有一个，两个，更多个与我相仿的人需要他去探视、抚慰。

居住太子府的时日，与外间音信隔断，似乎是被软禁。没有了琴拨与琵琶，仿佛换了世界。太子自从那夜之后便再没有出现，而我自然也没有资格再穿着孺人服色，每一日做着缝补浆洗的活计，就这样挨着日子，看着天光，看着纸窗外木叶脱尽，估略着时辰，从中秋到暮秋，又从暮秋至冬季。

宅中渐渐热闹，往来宫人纷沓忙碌。我不由牵住一人暗问："是要过冬至节了么？"

那位女子失笑："小岁已经过了，你不知道么？如今已是腊月了。"

原来小岁已经过了啊。宫中历来重视冬至，称之"小岁"，百官休假，宥酒设宴，如此热闹的节日我竟混不知晓。

这日却有两位宫人来到居所传报，说殿下召见。我心下狐疑，又是惊惧，却由不得迟疑，早有宫人上前为我解发梳拢，绾了时兴的半翻髻，描作绢眉，贴翠钿，点面靥，并着喜鹊折枝纹诃子，葡色外裙。

一路随行，果然到了太子宅邸的偏殿。

宫人只领我在屏风后等待，须臾又垂袖退去。我不明就里，但也无从追问，只有默默，目光凝住屏风一侧三层五足银香炉镂空间隙中袅袅升起的乌沉香。

馈赠

衣声窸窣，想是太子已至。内侍宫人与殿中守候已久的幕僚皆俯身下拜。一行内侍鱼贯而入，手中俱有红绢覆盖的乌木托盘。

太子将托盘中的礼物分赏给幕僚，细看则是香膏粉药一类的精细玩物。原来国朝每逢腊日，君长要赏赐臣下头膏、面脂、口脂、澡豆等洁服化妆用品，以及红雪、紫雪、小散、中散等养生丹药。按照常例，圣人所赐臣下一般有香药、金花银合子一两枚，面脂一盒，偲香二袋，澡豆一袋。而太子诸王亦可赏赐臣下，不过份例多寡凭亲疏远近罢了。

内苑面脂制作亦有讲究。是将香附子、白芷、零陵香、白茯苓切片研细，以醇酒拌和，拿蔓菁油煎炼，再下药烧煮，加入牛羊骨髓、白蜡、麝香，趁热搅和均匀，冷后凝结而成。澡豆则用皂角、白芨、白芷、白蔹、白术、藁木、川芎、细辛、甘松香、零陵香、白檀香、干枸子计十二味捣细，筛取细末，连同糯米粉、牛皮胶末一起调和均匀而成。

幕僚们纷纷感谢太子赐腊。太子又取笑了当中一位幕僚赵龄："你们不知，当初赵詹事不识澡豆，竟如王敦嚼豆。"

群僚一阵默笑，殿内气氛松融。

而我心头一惊，这位赵詹事不正是那些日子频繁来探视我的贵人么？不正是他给了我那么多安慰么？

太子所引的典故是说晋人王敦与公主初婚，如厕毕，婢女擎金澡盆盛水，琉璃盌盛澡豆，王敦竟把澡豆倒入水中饮之，说是干饭。结果群婢无不掩口而笑。没想到这位冷峻又温和的赵詹事还有几分呆气。

太子抬了抬手，命僚臣退下，单留太子詹事一人，又侧首目示内侍，内侍回身向我，微微欠身引我趋前。

“赵詹事，方才的面药香脂太过轻了，这里还有一份小礼物。”太子笑道，“赵詹事以为何如？”

“臣——不敢领受。”这位詹事大人深深拜倒，辞而不受。

太子面有调侃，语气却坚执：“你在我门下尽心尽力，我岂有不知。区区一女，詹事不必在意。”

赵詹事有意请奏太子屏退众人，趋前一步道：“臣斗胆发问，这名女子可是当初永王所赠？”

太子“哼”了一声，淡淡道：“不错。永王赠来的人，我留也不是，遣也不是。”太子忽而又凑近一笑，一字一顿说，“当年你最为亲爱的夫人不是去世了么？如今我再赏你一个，当然也不必给她什么名份，随你享用就是了。”

我分明看清赵詹事眼中一灰，沉默少时，继而躬身对答：“臣明白了。谢殿下美玉之赐。”

我闻言，脑中空白，哑然转目望向已然接受太子馈赠的詹事大人。因他躬身面向太子，故而我无法看见他的表情与神色，落在眼底的只有他一袭绛纱公服的清癯背影。

詹事府邸在外坊，出了太子府尚需走很远一段。詹事府车马齐备，而他只是骑马，将车让与我。我自揣身份低微，亦跪辞不受。赵龄没有多管。于是就出现了詹事策马、婢女步行相随、家仆驾驶空车的怪异场景。

太子詹事官居正三品，掌管文职诸事，品阶并不算低。

我原认为詹事府应当在皇城之下的繁华之地，令我稍稍意外的是，车马所停处却是里坊一处朴素的门庭。

街衢巷陌已有了年节氛围，零零星星几声炮竿响过。赵龄转身顾我，似乎想作安排，却又似尚未想到妥当的方法，便叫来府中管事妇人，只管说把我带下去，衣食居住不可慢待。

迈步入府时，不经意微微抬目，望见一片青灰天色，恰有群鸟刚刚低鸣，振翅而过。

我被安置在一间别室。

漏声清晰，杯盏中茶烟凉去。我独独坐着，又听见纸窗外松竹婆娑之声，光景与软禁太子府时倒也无有二致，只是帘外多了一位侍女，每隔一个时辰会默默进来，用竹拨子拨开镂空鹤纹铜炉的一角，添入苏合香，又轻轻退出。

晚间听得帘外有声响，通传说大人到了。

婢女们无声退下，一时房中独剩二人。赵龄已换去公服，着青衫内袍，并非寝衣。而他只兀自到书案前坐了，随手翻一卷书。觑这场面，倒也不知如何进退。待他执笔舐墨时，我才上前研墨。他没有制止，也不曾抬头，等一汪墨汁盈盈研出，便摊开纸卷书写，仿佛是写一封劄子。于是退至一旁，呆呆看乌木纸幛内的烛火一跃一漾，投下一地昏黄。

不知过去多久，他停了笔，把手中书札看了几眼，又抬手将之移近烛火，火光倏尔高浮，细细吃尽纸札，余烬成灰。

他忽而开口："你会写字？"

我一怔。

他说："方才看你研墨，手法很好。"

"奴婢不认得几个字。"我解释，"只是会研墨而已。"

他点头："以后不要自称奴婢，你是殿下赏赐，并非奴婢。"

我本要应声，却又为难，莫非要自称"妾"么。可是来府中数日也不见他安排名份，只将我搁置，往来侍女也仅以"姑娘"称呼我。大略他也想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话题没有继续，下一次我再称"奴婢"时，他没有再问。

这一夜过得漫长，札子写了几道均被燃尽，后来他索性停笔，阖目沉思。俄而睁目，蓦地瞥见我，仿佛?想起室中有这样一人，淡淡道："你先安歇罢。"我一讶。

他道："放心，我并不宿在这里。"言讫起身离开。

屠苏（1）

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你家中可有旁的亲人？”某日回府，赵龄来房中时问道。

“都已不在。”

“你家在余杭？”继而又问。

我微有诧异，不由抬眼，只望见一道淡漠目光，心想或许他疑心我的来历，也不奇怪。便点点头。

这便罢了。接下去他兀自阅书搦管，视我若无物。

年关已近，城中扰攘，偶听得不知哪处茫远的彼端有细细乐音，心竟狠狠抽搐了一下，不知云韶院的宫人与教习此时是否正在忙碌，也不知和子是否因我的中途折转而感到抱怨。日光已斜，心中微茫无告，细细思量唯有淡漠的悲伤。

除夕当日府中侍女仆妇均更换新衣，我也得了一身青色裙襦，黄栌色半臂。突然觉察詹事府中竟无主母，只有三两位侍妾，平日里也不见赵龄有多少光顾。想起那天太子说“当年你那最为亲爱的夫人不是去世了么”，心中疑惑，不免拦了一位侍女询问：“夫人呢？”

侍女一惊，直直望着我，我在她一片茫然的神色里捕捉到一丝惶惑。她答：“夫人去世了。”

“大人没有再娶？”

她摇摇头，很快以别的理由说要离开，匆匆退去。

这日事务繁多。府中正厅摆出钟馗捕鬼的屏风，光景也添了许多热闹。不过赵龄很晚才从太子府归来，似乎饮过酒，侍女进入饭食，他挥手退去，并不想用饭，而是直入我房中。服侍他更衣毕，以为他会如往常一般独自看书，却不想他忽然握住我一双手。

我一惊，直直望见他清瘦脸面，目如深潭，轮廓有如刀刻，须髯之间已显出隐约的忧郁，如此操劳的一张面孔。然而清楚记得府中侍女说，大人方过而立之年，膝下尚无子女。

这月余在詹事府中相安无事，虽然赵龄待我极为冷淡，却没有一丝轻侮辱慢，只见他简朴勤俭，晨昏劳碌，终日奔忙，心中难免生出几番感激与一种敬意。

所以此刻他有这样的举动，我也没有太多抗拒，只是微微惊疑，如何他眼中没有一丝年节的喜悦?

须臾已至床榻，衣衫半褪间，他忽而止住，嗽了一声，转过去披衣趿履，神色如常。

“你父母的墓地均已修缮，在西湖之畔，不必挂记。”他似是无意，忽而想起这一桩。

我极为惊讶，这一句顿叫我凝噎难言：“大人……我爹爹的墓……”自从那年被强行征入教坊，眼见爹爹浑身鲜血，怆然倒下，心中一直牵念，不知他可曾有一处安栖。

“我专程派人前去余杭，叫他们将你父母归葬一处，如今你也该安心了罢。”

“大人……”顿时目中灼烫，不知如何答谢。

“哦，对了。”他又道：“还为你添了一块墓地。倘若日后你能回去，倒也可以一家团圆。”

这一次愈发无言以对，满身霎儿凉霎儿热，今生确实无法顾及，却还有人念及我身后。而再一想，如今算来不过十六岁，短短十六载光阴已有诸般痛苦，日后的漫长岁月，不知哪一时是尽头?

“不妨事。”他微笑看定我，“浮生在世，飘零如此，也是身不由己。你虽然年华正盛，却无法预料此后之事。殿下虽然把你赐给我，但是我这里给不了你锦衣玉食。就想着给你安置一块身后之所。你不要觉得忌讳，待到百年后得有一处安息，就算是福分了。”他语音低沉，嘴角分明牵着笑意，却似乎有无限悲凉。

屠苏（2）

“大人……”一时心头搅扰，千万种情绪，忍不住敛裾下拜，诸般言语咽在喉头，多日以来心神静如止水，此刻居然怔怔落下两行泪。低头的刹那，泪珠滚落，洇没于身前的寝榻。

“好了，你不必多说。”他以难得的和颜道，“明日一早随我出趟城。”说罢整衣，起身离去。

落入眼底的衣袍洁净，不染半分尘埃。

次日出行，我虽不知他究竟要做什么，却也因为能够看见车窗帷帘外一线清冽晨光而生出淡淡的喜悦。

他也坐在车内，便服轻装，目光总游移于茫然不知所终的一处。我趋前递他一只铜暖炉，彼此指尖有了轻微触碰。他回过神，默默一笑，接过暖炉，神情消去几分严峻，看去倒也不可畏。

“你的手却是冰凉。”他说着，又把暖炉还给我，“自己用罢，我并不冷。”

“奴婢……”

“好了，还是不必这样称呼。”他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微微一笑：“大人应该知道的。”

他微微一怔，继而也笑，换开话题：“以后自称宛音就可以了。”

已而出得城门，又行出十余里，山路并不平整，颠簸间车内的人往往会不小心碰到一处。赵龄总是微微一笑，似是歉然，这光景与在府中时的冷漠又不尽相同。

车渐渐停了，帘外随从通报：“大人，到了。”

下车后才发觉身在山中，冬云暝暝，峰峦层叠，许是山中湿气深重，树叶凋得慢，除却常绿的松柏橘竹，还有零零散散的野树枝梢带绿。裾边草色深黄，赵龄没有带仆从，只提了一篮物事，在前头带我往山中走。

“你的家乡景色应该与长安多有不同罢？”赵龄问。

我细细想着，答：“风景确实不同。”

他点头道：“江南风物秀韶，往年我也去过。”

穿过一片竹林，回头看去已不见来时路，山中云霭弥漫，再看眼前，蓦然一处坟茔，碑身只镌了“亡妻沈氏墓”五字。原来是他夫人的墓地。赵龄缓缓放下手中提篮，取出一瓯酒，一碟年糕，并杯盘盏箸。西京风俗，年节食饵饼，并无食年糕的风尚。元旦蒸年糕是南地之风，昔时在余杭，每至年节家中仆妇便以糯粉蘸蔗糖或灰汁笼蒸春糕，围径尺许，厚五六寸，杂诸果品岁祀，递割为年茶，以相馈答。到来长安约有两年，又见到年糕，不免又惊喜又悲愁。想来这位沈氏夫人亦是南地人士。赵龄将果品一一列齐，焚香礼毕，我亦随之叩拜。他不管我，兀自拣了碑边一块青石坐下，斟酒，一共两盏，一盏饮尽，一盏洒于坟头。

“你也来饮一盏。”他忽而道，“是屠苏酒，可祈一岁健康。”

“你知道屠苏酒怎样酿制？”他见我饮毕酒，微笑问。

“不是非常清楚……”

“取大黄、花椒、桔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两，乌头半分。将以上八味切细，装入深红色布囊里，除夕傍晚，置于井中。初一早上，拿出来连口袋浸在酒里。全家上下依次稍许各饮一些，一年之中无病无灾。”他低声道，“往日她在时，屠苏酒都由她来经手。”

我方才已在暗忖，元旦当日并无上坟扫墓之习俗，原来是他对亡妻意笃情深，不免又生出几分感慨。很快，他便倾尽瓯中酒液，展襟起身，大步下山。我连忙收拾杯盏竹篮跟上前，却总不及他的快步。他这一日只着青色宽袍，疾走时被山风掀起襟袖，飘飘扬扬浑如山野逸士，看得人恍惚一怔。然而很快，他便缓步慢行，迈步登车。

我正揣度着是否再与他同车，却闻帘内静静道：“陆姑娘上来罢。”

车内沉默了许久，赵龄略朝我这侧倾身，问了一个突兀的问题：“你和鸿胪少卿凤迦异，以前见过面么？”

我一怔，思量着那仅有的三次谋面是否值得一提，也不知赵龄为什么要这样问。

想了想还是答：“见过三面。”并把每一次的场景略略描述了出来。

不知为何，说起他轻咳提醒我的错误那一节，心里总有浅浅的羞涩与欢喜。这一种羞涩与欢喜竟然没有随着此后的变故而有一丝消逝与磨损。但回忆起第三面，却还是难以避免想起那以后的耻辱与痛苦。

赵龄点头，打住了我的话头，微笑道：“这三面算不得什么。你想他会记得你么？”

我更不解其意，很认真地答：“宛音……只是一名乐伎，身份低微。鸿胪少卿当然不会记得我。”

赵龄笑：“那就好。”

车马颠簸，帘外寒风袭面。赵龄暂时不再言语。

一头雾水的我很快知道了他的意图。

——回府后不久。

“宛音，我会安排你去鸿胪少卿府上。”赵龄简短地吩咐，“从此以后你就叫青奴。你所要做的就是接近凤迦异。并且，及时掌握他的动向。”

我微惊，凝目看他。

他继续道：“你放心，我会安排妥当。”

金铃（1）

天宝九载的仲春，坊巷中有卖花者以竹篮盛时新花卉，歌叫于市，买者纷然。

而鸿胪少卿府邸后苑，亦错错落落开着牡丹、芍药、棣棠、木香、荼蘼、蔷薇、玉绣球、小牡丹、海棠、锦李、月季、粉团、杜鹃、千叶桃、绯桃、香梅、紫笑、长春、紫荆、金雀儿、笑靥、香兰，种种缤纷。又兼雕梁燕语，绮槛莺啼，静院明轩，不由教人心神一静。

府中侍婢并不算多，却分拨了大半莳弄花木。一问，说是鸿胪少卿大人喜欢赏花。

纱幕微浮，掀帘而去，院中花木扶疏，晴丝袅袅，一时只觉春光骀荡，生出些许欢悦。引袖抬腕，在花枝上绑缚红绫结纫的小金铃。微风一漾，院中泠泠有声，惊得枝头雀鸟倏地飞开，环视四周又款款落回枝梢。引颈阖目，轻轻嗅吸，沁人心脾的欢喜无从言说，只是许久不愿睁开眼来。那一树海棠生得最好，枝柯摇曳，满树花开流锦，几乎湮没了碧叶。枝头恰有一只翠羽黄喙的雀儿，和春光啼啭数声，从这一枝跃至那一枝，流连不愿离去。

这原是宫中风尚，至春时于园中纫红丝为绳，密缀金铃，系于花梢之上。每有鸟鹊翔集，则令园吏制铃索以惊之，盖惜花之故。如今长安城中皆遍效仿。

“那海棠太高了，我们还是不系了罢。”有一位婢女仰望高枝，一手搭上眉端。其余也一并附和，携了剩下的金铃就要离去。

看天光也该近午罢？唇角不由衔起一丝笑，对她们说：“我来试一试。”

“那么高！”

“是啊，别摔下来！”

“只是试一试。”我含笑接过三两枚金铃，将红绫缠在指端，借来竹梯，靠在墙边，一步一步小心迈上。

众女一阵低呼：“可仔细了！”我却笃定，半个身子已露出墙头。一边牵枝一边缠绫。枝头一动即有纷纷落花一应而下，留在鬓边襟上。

我尽量放慢手中每一个动作，专注于系铃，轻轻束结，仿佛稍稍用力便会惊扰花枝。院外似乎有皮履叩地之声传入，隐约听得侍女传报：“郎君回来了。”——府中上下并不称呼他“大王子”，也不称呼“大人”，而是如寻常人家一般，直呼“郎君”。

这一位秀目丰眉，姿容疏闲的郎君，尚未换下常朝的公服，于墙头悄然一睨，远远望见他冠上横贯的白簪，不由微笑，只觉春风无限煦暖，片刻间倒忘却了目下究竟该做什么。于是这一瞬恰到好处的恍惚——竹梯一晃，人未立稳，便生生从顶端坠落于地，因而一树繁花也翩翩飘坠。

那一片地上正好砌了一圈青石，人直直从墙高的地方摔下去的确也十分痛楚。这只是计划中的一项，成则成矣，败了——对旁的人来说亦无半分损失。好在目前看来，一切尚在预料之中。司农的管事一见这场面便作怒色，挥笞上前重重一记：“贱婢，谁叫你擅作主张攀高跨墙？弄伤郎君喜爱的海棠岂是你能赎的罪过？

府中规矩，婢女不服管教应当加倍笞鞭。所以日常若有人犯了规矩，决不会顶嘴告饶，而是恭谨受罚，以免承担双倍笞责。然而他的脚步似乎还在一段路程以外。所以我必须，仰起头，不卑不亢道：“我只是要去系金铃，失足跌下，并没有故意毁坏郎君花木之意。”

司农愈怒，笞鞭无情落下，周围一干婢女都惊怕不已，有人小声求情道：“她新来不久，还不懂规矩，且饶她这遭罢。”

“那这次就给她长些规矩。”

金铃（2）

笞鞭之痛并不陌生，初时一阵的剧烈疼痛过去，后面的也就麻木起来。司农停了笞责，问："下次可敢再犯？"

却没有任何作答的力气。那脚步愈近，脑中竟显出几幅不相干的画面：天宝七载千秋节，清商曲乐伎班中，身后的轻轻一嗽，制止了我险要发生的错误。那绛纱单衣漆纱冠的少年，眸心一闪，含些微笑意望定我。

于是以他的善良作赌注。

步履声至，众人行礼："郎君。"我想他一定已经注意到伏地默声的婢女，衣衫之上笞痕斑斑，落花委地，她不过清瘦一握。

"这是怎么了？"果然，他发问，音色极冷，在濒临昏迷的我听来，仿佛在千里之外的遥远处。

"回郎君，这位婢女弄伤了郎君心爱的海棠，并且不服管教。"

"只是如此？"那声音隐然有忿意。

"……只是如此。"

"区区草木，不是有心折毁便罢，何许动此私刑，连累无辜？"依然是淡漠声音，"把她扶回去，记得上药。"

"还有。"他补充吩咐，"以后不可任意动私刑。"

便在他转身离去的刹那，我拼尽余力，用细弱但足以传入他耳际的声音道："谢郎君。"

由是他驻足低顾。我拼力以肘撑地，还没有支起身体又重重摔下，在薄薄泪光与满院纷纷扬扬的花影中，见得他一痕洁净的素纱中单，以及一双没有尘埃的乌皮履。霎儿气若游丝，我居然嗽出一口鲜血，唇边犹抿着微笑："谢，郎君。"

"扶到我房中，叫大夫。"在意识渐渐失去之前，我终于听到他一声简短吩咐。

于是默然长吁，竟似十分满足地熟睡了。

卧榻之侧隔着屏风，屏风上是一幅远山水墨。帷帘半掩，躺着的时候，恰可看见沿着帷帘垂挂处疏疏朗朗悬了三五枚镏金镂空铜香球。那香球精雕细镂，缠枝纹样清晰可辨。球内盛有安息香，丝丝缕缕缠扰的香气宛如描成篆字，幽然隐没于画梁之上。

屏风后人影绰绰，有婢女端来药盏，待要上前进送，却被他抬手退下，竟亲自接过盏来，闲坐榻旁。

他并不急于喂药，目光也冷淡。室中一时无有旁人，他似若无意道："莫非你素性秉弱，一顿笞鞭也能打成这样。"

我心一沉，面上却是惶恐又感激的神色："大王子……"

他神情一滞，很快又舒展，淡淡道："你果真是新来的，不知道府中上下都叫我郎君么。"

"罢了。"他制止我起身道罪，"无非是称呼而已。"

语罢执银匙，微舀了一汪汤药，送至唇边轻轻拂了拂，却不给我，兀自定住，又问："你叫什么？"

"奴婢……青奴。"双睫略垂，有一刻并不敢直视他，怕面对他玉样琢成的容颜，怕面对他双泓清澈的眸心，怕面对他一痕微笑，怕面对他……曾经留在我记忆深处，花萼楼前一声善意提醒的轻嗽。

"哦。"他一哂："这府中倒有好几位女子与你名字相近。譬如云奴，玉奴，琴奴。"

"因为都是草芥子般的奴婢……"我轻声说。

"是么。"他淡淡笑道，这才想起手里的药盏，执银匙的右手，食指与拇指蓦地一松，银匙落于盏内，药液幽幽一荡。

"已经凉了，叫她们再煎一遍来。"他忽而拂袖离开，"你以后就在我身边服侍，不必去后苑莳花了。"

雨灯

“国朝建立之初，对西南一带边防十分重视。现在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所以朝廷唯有改变策略，与南诏联合，阻止吐蕃实力继续扩张。而南诏也欲借我朝之力，与吐蕃抗衡。其实都是彼此利用。一旦利益失衡，就很可能随时转向。”

赵龄语至此处，顿了顿，这才接过我手中早已端好的茶盏。

他斜靠于座榻之后的屏风，我跪坐下首，静静听取。

“哦，青奴。”赵龄微笑，纸窗外风雨萧瑟，桐荫碧静，“说这些你也许不会懂得。其实也无需懂得太多。”

“是。”我恭顺作答，檐下风铃作声，急雨愈繁，炉中香已燃尽，正欲起身添香，又被赵龄止住，“不必了，你坐下。”

“大人吩咐的，青奴会做到。”我微笑许诺。

他起身移近灯前书案，呆呆望着身前纸卷，提笔又搁下。我亦起身趋近，极快一瞥，望见他那篇未成的上表：

“……今国家西境尽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间，当陇山之口，其西皆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给军食。故垒尚存，吐蕃弃而不居。每岁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远，若乘间筑之，二旬可毕。移京西军戍原州，移郭子仪戍泾州，为之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渐开陇右，进达安西，据吐蕃腹心，则朝廷可高枕无忧矣……”

他忽而三两下撕碎纸卷，铺飞一案。我将碎纸收拾起，拨开铜香炉的一角，轻轻投入。将残的火苗倏忽一卷，舔尽纸张。

其实只是月余未见，却觉他又老了一轮。跪坐在他身侧，望见他伏案时瘦骨嶙峋的脊背在衣下隐然有现，心头不免一酸，取了架上一件襕袍为他披上。

“南诏兼并诸诏、统一洱海后，皮逻阁迁居太和城。南诏势力日渐滋长，每次入朝觐见，朝廷总是礼遇有加，而他们似乎不大领情。而

今南诏俨然已成朝廷逐鹿西南之对手。这位鸿胪少卿以学习中原文化之名义留在长安，实为朝廷安排的人质。他毕竟是南诏国大王子，若干年后即为南诏王，其一举一动甚为要紧……你如今所做一切也并非为我，而是为太子。所以凡事需有分寸，必须小心。”赵龄一边继续说，一边将手伸入我递来的衣袍，之后饮尽茶水，忽地一笑，“这茶真好。”

“大人喜欢，青奴以后回来就为大人煎茶。”

“哦，不必了。”赵龄微笑，“我只是随口一说。”

此刻室中俱静，烛火映于纸幛，又将薄光投向四壁。窗外急雨渐转舒和，成为绵绵不绝的大雨，一时半会应该不会减轻。雨水落下的阴影缀成一面雨帘，经烛光在壁上留下浅淡的雨影。恍惚中竟然痴怔，默想这种清寂，觉得喜欢，俄而又感空茫，知道这一切的清寂一切的喜欢一切的安宁都如若惊鸿一瞥般难以留驻。

“该回去了。”赵龄说。

于是由他安排的亲信悄然来到门边等待。我徐徐立起，双手交叠于前，敛衽下拜。詹事府偏门一带了无人迹。甫一走出廊檐，雨水便兜头直下，手中一柄油纸伞居然忘记撑开，于是肩头半身乃至裙衫皆已湿透，不由打了个寒噤，闷声轻嗽。这分明是暮春之雨，如何格外寒凉？已行出几步，赵龄又上前，冷冷递来一盏竹骨青灯，复转身离去。这时我才注意到，他并没有执伞，半幅襕衫也已染作深青。

提灯缓行，隐隐觉出灯柄上留有的余温，并闻得雨气中的茶蘼香，春将尽了。再垂头看灯，雨水盈盈洒落，却洇不透布面，原来是涂了桐油的薄布。因而守住一脉烛芯，守住浓黑雨夜里一小团将明将灭的温暖。

更漏（1）

我蹑足，行走于鸿胪少卿府邸的回廊。湿透的衣衫尚未来得及换下，却赫然见得面前立着一人。

登时唬了一跳。

他没有点灯，亦没有带随侍，只一袭素纱中衣，除了冠子，冷冷立在跟前。

是凤迦异。

“你去了哪里。”过了许久，他终于开口。

“奴婢在后苑研药。”近日凤迦异身有微恙，我回詹事府之前的确在下房研药，不料下起雨来，所以回来得的确有几分晚。

“研药需在雨里研么。”他声音极阴沉，想是已在暴怒的边缘。

“有一味药不曾配齐，奴婢走了几家铺子。”我亦淡淡，况且身边也有管事帮忙作证，说青奴的确是为郎君寻药。

“寻药需要赶在雨夜么。”

“郎君用药不可耽误。”我咬唇，凝视他中衣的裾边。廊外雨声漫天漫地，想来后苑花卉定然零落不可收拾。

“取笞鞭来。”他冷然道。管事一怔，待要求情，却见凤迦异目中急怒隐忍，即要爆发。我心中一喟，竟有解脱之意。

“笞鞭。”他又一字一顿重复道。

管事不敢再延迟，匆匆取来笞鞭。他忽地抬脚一踹，我便跌倒在廊外天井内，雨水顷刻淋湿满身，笞鞭也随之狠狠下落。只一道，衣衫便破开，连同衣衫一起破的，还有底下的皮肉。我看他立在雨中，管事急道：“郎君身体未愈，还是让旁人代为责罚……”

我也直目视道：“郎君且去避雨，奴婢自领惩罚。”

“你不是喜欢淋雨么，你不是喜欢受罚么。”笞鞭狠狠劈落，也有几下扣在地上，击起一漾水花，灯焰映着雨光，渐渐，并不觉得皮肉有多疼痛，只是胸口极闷，仿佛有千斤重压，这位曾给我善意一嗽的

少年，这位在公主笄礼上从容有度的郎君……如何要以未愈之身，在这苦雨凄风中鞭笞一个不足道的侍女?

眼中不知是被雨水还是被泪水浸漫，我拼力叫道："奴婢错了！郎君快回去……"一边说，一边躲开他的笞鞭，以额触地，一下，又一下，狠狠，狠狠。

他甩鞭大怒，一脚蹬开我，有一刹那两人的目光碰到一处，竟一怔。而他眸心迅速一闪，已然转身离去。留得我与血迹斑斑的笞鞭跌在雨里。

"扶她进来。"他遗我一个孤清背影。

便有婢女上前架起我，勉强行了几步，身体委实不堪重负，又狠狠滑倒在地。待婢女再要强架起我时，他突然站定，回头，瞥了一眼，说不出是嫌厌还是漠然，却展臂横抱起我。这一幕并没有在我意料之中，刹那惊讶失语，连挣扎都已忘记。

想来其余众人的惊讶亦不比我少——因为早就听说，即要做驸马的郎君，府中连一个侍寝婢女也无，平日最多只是对侍女们报以微笑，手也从来不会碰一次。

又是那一处隔着远山水墨屏风的卧榻，帷帘下镏金铜香球微击有声，香似乎已经燃尽，满室都是空茫雨声。

我就被放在这卧榻之上。

随即跟进的是凤迦异从南诏带来的近身随侍阮白，他是府中唯一一个南诏仆从，也是之前赵龄反复吩咐我最需提防的一个。

耳听得阮白急急用南诏语说了一段。我并不知内容，猜想或许与我有关。

但凤迦异却用清晰的汉话，一字一顿说："不妨，我要留下她。"每一个字都似说给我听，又都落在我心上，我蜷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还是感觉心头剧烈一缩。

阮白无奈退下。

“方才打你，你怎么不躲呢？”他突然坐到榻前，低头问我，声音出奇温和。

更漏（2）

我一惊，不经意就望见他年轻温润的面庞，几乎不敢直视，连忙转过眼去，轻声道：“郎君责罚，奴婢怎么可以躲避。”

“是啊，你不可以躲避。”他的微笑遽然收敛，凝作唇边一痕讥诮，又是一幅冰冷神情，“府中恐怕没有你这么不懂规矩的侍婢。”

“奴婢知错了。”我低声道，停了停，还是开口，“郎君……您方才淋雨，还是换了衣裳，饮一碗姜汤罢。”

他不回答，我再看他，却发现他呆呆坐着。心头不免又一阵痛楚。挣扎着离榻，将薰笼上展开的紫色襕衫取下，递到他跟前。他犹在发怔，我迟疑着为他解开领侧束带，一袭圆领衫袍轻轻褪去，露出白色中单。再解开胁下衣带，无声一滑，丝质中单缓然落下。他依然不动，没有拒绝，也没有发怒。我微微别开目光，不愿直视他秀拔脊背，拿一方温湿帕子仔细拭干他肌肤上沾着的雨水，又匆匆将襕衫披上。

雨声似乎小了一些，因此听得铜漏清晰入耳。他忽而睨我，又含起微笑，我一时不知如何面对，捧着他的湿衣，愣在原处。

“前一次的笞伤还没有痊愈罢？”他开口问，“我刚刚下手重了些。只是怒你不顾身体，竟然深夜淋雨。”

这一番话他是笑着说，也不知是真是假。却觉目中肿胀酸楚，我垂颈咬唇，紧紧攥着留有他余温的衣衫，渐渐感到背上的新痕旧痛如三昧之火熊熊袭来，燃得肌肤骨骼五内肺腑疼痛无比。

室中一静，两边仿佛都忘记下一段该说什么。

“我叫人来上药。”他突然说。我一怔，抬目望他，他却已转了身，我并不能看清他的神情。

少时有两位婢女趋前，默声揭开我的旧衫。衣衫已被凝结的鲜血与皮肉粘连在一起。稍稍一动，那纤维扯着血肉，异常痛楚。婢女迟

疑了一下，听得他吩咐：“除了她的衣衫。”又补充一句：“先除了衣衫才能上药。”这又像是说给我听。

婢女依言照办。而后用清水洗涤伤口。裂开的笞痕皮肉翻绽，需用丝帕一点一点擦净。一位婢女大抵见得惊心，一边擦拭一边低声道：“你再忍一忍，上了药就没事了。”

其间他一直在屏风之外。

待我收拾好伤口，重新换了一身裙襦，他才吩咐：“把她留下。”

然而留下后的漫长清夜，他只是坐在屏风外的座榻。我见他目光飘忽，鼻端又狠狠一酸，方才上了药的脊背渐渐收紧皮肉，血已不再涌出。依稀记得方才涂药的婢女说这是南诏当地的创药，效果比其他的都好。

我终究还是走近屏风，离他三五尺跪坐，目光又一次触及他苍白面孔，多望了一会，心想往日他肤色是南诏人独有的轻红，此刻怎地苍白至此？而他也只是十八岁的少年啊。

两边都这样坐着，一声一声数着更漏，仿佛这雨夜漫长得永远不会过去。良久，他开口问：“你叫什么？”

“青奴。”我挤出微笑，“郎君不记得了么？”

“记得。”他倏忽淡笑，“你伤得这样，还是去睡罢。”

我思忖着究竟是留下还是返回下房，他又很快补充道：“你陪陪我。”说罢就一头卧在座榻上。

我轻声：“这里太凉……”他却已经阖目不语，似乎倦意至极，俄而便睡了，呼吸渐渐匀净。

我虽也困倦，却抵不过周身寒意，直直坐着，抱来一条衾被为他覆盖。

室内灯影昏昏，映着屏上水墨千山，居然某一刻有泊舟山野的幻觉。再看他忽而翻了个身，转向有灯火的这一面，似乎在梦里趋着光焰与暖意。我将灯座移近了些，再看他的形容，比白日更显年少，如若不到长安，他应该就是南诏宫室中尊贵自由的大王子罢。彼种想象

与此时光景委实不可相较。而我也只有，在这风雨晦暝的长夜，轻轻为他掖紧衾被，愿他有一处光暖照明的梦境可栖，在此中千山万水，乘风驭云。

绾发

数日阴雨，渐而转晴，总叫人心上宽舒，好过凄风苦雨。看日子端午已近，百官快要放旬假，鸿胪少卿府中也开始准备节日的诸项物事。

我担任府中采买之职，出门时忽而得到赵龄安排，临时去了一趟詹事府。

从赵龄处得知近来朝中并不安稳，边事亦颇不宁。四月里御史中丞宋浑被告发坐赃巨万，流放潮阳。而宋浑是国相李林甫一手推举入朝的亲信。不久，李林甫又一名亲信、户部侍郎吉温转而攀附贵妃家兄、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钊，再使李林甫损失一员谋臣。一时朝中蜚短流长，人心浮动。早在天宝四载，在户部侍郎萧炅的推荐下，吉温成了李林甫的心腹，其人性情诡诈，极擅栽赃，一时屡兴大狱，帮助李林甫扳倒如韦坚、皇甫惟明、杨慎矜等大批强硬政敌，为其相权地位的巩固立下汗马功劳。但吉温并不满足李林甫对自己的礼遇和酬谢，由此倒戈投向权势正盛的杨钊。

“大人吩咐青奴该做什么。”我低声询问。

他摆手道：“说这些于你听也无意义。你小心侍奉鸿胪少卿便可。”

临别前他忽然叫住我：“听说你挨了几顿鞭笞？”

“不妨事，已经好了。”

“嗯。”他并不看我，兀自独对棋枰落子，一时执白，一时执黑，“以后不要再服那药了。”

“是。”我心头剧烈一颤，又是默然。停了停，悄然拜别。那药——我一哂。

须臾转至坊间，时欺仲夏，里坊街衢十分热闹。便是寻常百姓家门前也装饰了五色染成的菖蒲，并雕刻了五毒之虫的模样铺于其上，以葵枝、榴花、艾叶、各种花朵簇拥，看去十分有趣。

入得肆内，我选买了百索彩线、细巧镂金花朵，及糖蜜果饼、粽叶，再转入一家波斯人开的香料铺，仔细选了几种香，正要走时，那碧眼的波斯胡姬用很好的汉话向我推介郁金香粉，说今岁卖得很好。于是又添了这种，凑近鼻端，果然香气清奇，想来缝入囊袋应该相宜。

归返的路上，满目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车马所过处满地余香。不惟富家巨室如此，就是蓬门筚户的一束菖蒲也悦人眼目。

回到府中不久，就听说郎君自万安公主府赴宴回来，便放下手中的活儿前去迎接，见他一边走一边除去头上的冠子，只说天气太热。我跟上笑："那郎君换一身薄衫罢，奴婢取来。"

他停步回顾，展颜道："嗯，什么香？"

我一愣："方才从波斯香铺买了一种郁金香粉。"

他笑："这香气不错。回头单独做个香缨来。"

"奴婢正在做。"

"很好。"

随他一径去往房中，为他换了衣衫，又执一柄白绢团扇轻轻取凉。司栉婢女正要上前，他突然止住她，回首顾我："你来为我梳头，可好？"

这般亲近之态从未见过。

我竟一颤，手中团扇险要拿握不稳，脱口而出的还是："奴婢……梳得并不好。"

"罢了。"他目中一丝暖意旋即散去，司栉婢女复又上前，轻轻取下横贯的白簪，解散他一握乌发，捧在怀里，以玉梳缓缓梳通。

他阖目扬颈，自纸窗外投入的淡金色日光洒落全身，点染勾勒出一幅清美轮廓，衬着屏风与洁白窗纸，倒像是一轴画卷。司栉婢女半蹲半跪，室中一静，只有他的呼吸与香球轻击的微响。手中团扇不知不觉缓下来，生怕有丝毫惊动。

司栉婢女拢起他的发，结于中顶，徐徐绾成一个髻子，攥握紧了，拿发带束起。我便凝视这绾发的每一个动作，心底生起一层薄薄的欢喜与悲凉。

司栉婢女轻声退出时，我仍在摇扇。他不看我，也不睁眼，只靠着手枕，懒懒道："你也下去罢。"

"是。"已退至门边，却又听见一声："香缨做好了给我拿来。"

"奴婢知道了。"缓步离开，在廊柱隔断的阴影中行走，忽明忽暗里，想来连我自己也没有觉察此刻面上的动容。